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创造



第一部：一个罪犯的失踪

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，在营业时间内，银行大堂中的空气，总是那么清凉，但是冷气尽避够冷，王亭自从踏进银行大堂的那一刻起，他的背脊上就一直在冒着汗，没有停过。

王亭冒汗，并不是因为热，而是因为他心中极度的紧张。

当他才走进银行大堂的时候，他感到一阵因为紧张而带来的昏眩，几乎甚么也看不到，他只是看到许多人，他像是一段木头一样地向前走着，然后，找到了一个位置，坐了下来。

当他坐下来之后很久，才比较镇定一些，可以打量银行大堂中的情形了。首先，他注意是下是有人在注视他。还好。银行的人虽然多，但是人人都在忙自己的。并没有人注意他。

虽然银行大堂中的声音很嘈离，但是点数钞票的声音，听来仍然是那么刺耳。

王亭在略为定了神下来之后，开始向付钞票的几个窗口看去。他先看到了一个彪形大汉，拿起了一叠厚钞票，顺手向裤袋中一塞，走了开去。

王亭到这里来的目的，决不是他和这座大银行有甚么业务上的往来。

他，是准备来抢钱的。

他也决计不是一个够胆抢劫银行的大盗，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劫贼，然而现在，他却需要一大笔钱，他要在银行中找寻一个身上有巨额款项的人，来跟踪下手，将在那人的身上的抢过来。

那才离开窗口的大汉，身边的钱够多了，可是那大汉至少有一百八十磅，王亭隔着裤袋，摸了摸袋中的那柄小刀，他的手心也在冒汗，那不是他下手的对象，那大汉会将他的手臂，便生生的扭断，看来还是等另一个的好！

他的视线一直跟着那大汉，直到那大汉推开了厚厚的大玻璃门，走了出去，他才转回头来。

他又看到了一个大胖子，正将一只公事包搁在窗前，将一扎一扎的钞票，放进公事包去。

那么多的钞票，令得王亭的眼珠，几乎突了出来。这个大胖子，应该就是他下手的对象了，这样的有钱人，大都珍惜生命，一定可以得手。

当那大胖子拉上了公事包的拉链，转过身来时，王亭也站了起来。

王亭才一站起，双腿便不由自主地在发着抖。从银行跟踪一个人出去，在半路上下手抢劫，这对于王亭来说，还是第一次。那毕竟和躲在黑暗中，袭击夜归的单身人，多少有点不同。

那大胖子提着公事包，在王亭的身边经过，王亭转过身，跟在他的后面。可是，才到了银行门口，王亭就呆住了，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，推门走进来，在大胖子手中接过公事包，一起走了出去。

王亭吸了一口气，缓缓转过身来，他只好另外再寻找对象了，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他看到持着猎枪的银行守卫，似乎向他瞪了一眼，那更令他心中剧跳了起来，他几乎没有勇气，再在银行大堂中耽下去，如果不是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了那个老妇人的话，他一定已经因为心虚，而拔脚逃出银行大堂去了。

那老妇人才从付钱的窗口转过身来，她的手中，捏着大叠大钞，她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打开她那陈旧的皮包，将那叠大钞塞进去！

王亭连忙转过身，假装在看着贴在墙上的告示，但是他的眼珠却斜转着，一直在注意那老妇人。

老妇人的行动很迟缓，衣着也不是十分好，然而刚才她塞进皮包的钱，却有那么一厚叠。

而且，这样的老妇人，根据王亭的经验，是最好的抢劫对象，只要刀子在她们的面前一闪，她们至少会有一分钟之久，张大了口发呆。而等到她们定过神来，开始大叫的时候，他已经可以奔出好几条街子！

王亭缓缓地吸了一口气，那老妇人在他身后不到两处，走了过去。

王亭的头转动着，一等那老妇人出了银行，他连忙也转身向外走去，隔着玻璃门，他看到那老妇人站在马路边上。看她的样子，她并不是想截街车，而只是想等着过马路。

像这样的老妇人，要跟踪她，实在太容易了！

王亭推开了门，出了银行，一股热气，扑面而来，迅速地将他全身包围，像是进了一座火炉一样，那种滋味实在太不好受，他身上的汗也更多了。

那老妇人已开始过马路，王亭一面抹汗，一面急急追了上去，他甚至比那老妇人先过了马路，在他经过那老妇人身边的时候，老妇人的手袋，离他的手，还不到一，他一伸手就可以抢过来。

但是他却忍住了没有下手，或者说，他不敢下手，因为过马路的人太多，只要有一两个人好管闲事的话，他就逃不了！

虽然，在王亭的经验之中，这种管闲事的人是不常见的，可是也不能不防。何况看来，那老妇人一点也没要搭车的意思，他又何不跟到一个冷僻的地方才下手？

王亭抹着汗，他停了片刻，等那老妇人走出了十来步，他才又跟了上去。

他感到那老妇人似乎愈走愈快，他几乎要跟不上了。

日头猛烈，王亭的全身都在冒汗，但是他终于跟着那老妇人，到了一条斜路口。

那一条斜路十分陡峭，全是石级，当他开始走上石级的时候，老妇人在他的上面，大约有二十级石级。他自然可以快步奔上去。但是，他要是急急追上去，一引起老妇人的注意，下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！是以他仍然耐心地跟着，而等到那老妇人上了斜路之后，他才急步奔了上去。

当他也上了斜路之后，他高兴得几乎要大声叫了起来！

那老妇人，正走向一条很窄的巷子。那巷子的两旁，全是高墙，根本没有人！

在那巷子中下手，真是再妥当也没有了！

他急步走了过去，那老妇人就在面前，巷子中一个人也没有，王亭加快了脚步，直来到那老妇人身后，他的手中，已抓住了那柄小刀。

那老妇人似乎也觉得有人在她的身后追了过来，是以她站定，望着王亭，脸上现出一种十分难以形容的神情来。

王亭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自然不会去研究那老妇人究竟为甚么会有那样古怪的神情，他手一扬，手中的小刀，刀锋“拍”地一声，弹了出来，已然对准了那老妇人的面前，同时伸手去夺手袋。

可是，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王亭怔住了！

当那老妇人转过身来之前，她将手袋放在胸前，看情形就像是知道来人要抢她的手袋一样，而王亭才一伸手间，她的手袋移开，握在她左手的，是一柄手枪！

王亭的双眼，睁得老大，不错，那老妇人的手中所握的，是一柄手枪，那是一柄小手枪，枪管上，还套着长长的灭音器。

他是一个劫贼，手中有刀，可是，再笨的笨贼，也知道刀敌不过枪，所以王亭呆住了。

这时候，那老妇人开口道：“你从银行跟我出来，我已经知道了！”

王亭望着那柄枪，他只觉得喉头发干，汗水流了下来，几乎遮住了他的视线，他的口唇动了动，可是却并没有发出甚么声音。

那老妇人又道：“我等你这样的人，已经等了好几天，我知道像你那样的人，迟早会出现的！”

王亭直到这时，自他的口中，才发出了干涩的声音来：“你……你是警察？”

那老妇人沉声道：“转过身去！”

王亭的心中，又起了一线希望，对方如果是警察，现在应该表露身份了，而如果对方不是警察，那么，她的手枪，可能根本只是玩笑！

他仍然瞪着眼：“你，你手中的枪，是假的，我为甚么要听你的话？”他的话才一出口，那老妇人手中的枪，向下略一沉，“拍”地一声响，响声很轻，可是随着那一下声响，一颗子弹，已射在王亭的脚旁。

被子弹溅起的碎石片，撞在王亭的小腿上，痛得王亭几乎要叫起来，他的身子一震，小刀落地，他也急忙转过了身去。

那老妇人又道：“向前走！”

王亭的身子发抖着，向前走着，他不知道自己遇上的老妇人是甚么人，他一直来到巷口，只见巷口多了一辆汽车。

那辆车可能早就停在那里的，但是他进来的时候，只顾盯着那老妇人的背影，根本不曾在意旁的甚么。这时，车门打开，一个中年人自车中走了出来，王亭才到车前，后脑上便受了重重的一击，身子向前仆去，恰好仆进了车厢之中。

当王亭在仆进车厢中的时候，他已经昏了过去。

那老妇人迅速进了车子，关上了车门，那中年男子也立时进了车子，车子驶走了。

巷中和巷口，都没有旁的人，当那中年人自车上走出来的时候，他曾四面张望过。

而那老妇人一枪柄击在王亭的后脑上，又将王亭推进车子，她自己立时进去，直到车子驶走，前后还不到半分钟。

那中年人、老妇人和王亭三人，都没有注意到，在小巷的高墙之上，一幢十分残旧的房子一个窗口中，有一个孩子，一直在看着他们，直到车子驶走了，那孩子才叫起来：“哥哥，哥哥，我刚才看到一个人被打昏，被推进了车子，就像是特务电影！”警方在接到了那孩子家长的报告之后，开始显得很不耐烦，但是当警方终于派出了几个警员来调查，而且在那小巷之中，发现了王亭手中跌下来的那柄小刀的时候，事情就显得有点不寻常了。

那柄小刀的刀柄上，有着清晰的指纹，而在经过了印证之后，证明刀

柄上的指纹，属于罪犯王亭所有。王亭是一个有过三次被判入狱的罪犯，每次入狱，都是因为抢劫。

单是这一点，已然和那小童报告相同。那小童报告说，先是一个男人，跟着一个妇人走进巷子来，然后，那男人用小刀指住老妇人。

警方很容易就找出了王亭的照片。请那个小童来，将王亭的照片，混在许多其它人的照片之中，不到五分钟，那小童就找出了王亭的照片。

事情再也没有疑问，那个持刀的想要抢劫的男子就是王亭，可是那小童的报告，上半部分虽然已得到了证实，下半部分，仍然令人难以想像。

据那小童说，那老妇人取出了手枪来，放了一枪（但是没有枪声），王亭就转过身去，走到了巷口。

巷口有一辆车子等着，另一个男子在车中走出来，那老妇人将王亭打昏过去，推进了车子，然后车子驶走了。

那小童看过全部事情的过程，但是他却未曾注意那辆汽车的号码，只记得车子是白色的。而在这个城市中，白色的车子，有好几万辆，那小童又说不出车子的形状。对于一个住在简陋屋子中的贫家小童而言，几乎每一辆车都一样。

警方对于这位目击的小童，经过反覆的盘问，直到肯定那小童所说的一切，全是真的为止。

肯定了那小童所说的一切全是真的，那就等于说，罪犯王亭，被人掳走了。

有谁会掳走王亭这样一个抢劫犯呢？那老妇人，和自车中出来的中年人，又是甚么人？警方在深入的调查之后，发现了一点线索，查出王亭是一年前，第二次服完刑自狱监出来的。

在这一年之中，他的生活过得并不好，他居然还能活下去，自然是因为他在出狱之后，仍然不断在抢劫的缘故。那些劫案，可能因为事主损失不大，也可能因为事主怕麻烦，是以并没有报案，警方也没有纪录。但是可以肯定一点，王亭在这一年之中，仍然靠抢劫在维持生活。

警方发现的第二点，便是王亭最近还在一个赌摊中，连赌皆北，欠了许多赌债。而主持这个赌摊的，是一批黑社会人马。

这批黑社会人马曾向王亭摊牌，要他还钱，王亭苦苦哀求他们延期一日，他表示明天一定要去做一单大买卖来，买卖一得手，所有的债就可以还清。

而王亭口中的“明天”，就是他突然失踪的那一天。

警方有了这项线索，自然疑心这批黑人物，追债不遂，对付王亭。

可是，在传讯了许多人之后，发现那也不可能。第一，黑人物的目的是要钱，王亭向那老妇人露出刀子，目的自然是行劫，那正是在实现他“做一单大买卖”的诺言，黑人物没有理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付他的。

第二，经过调查，当日事情发生之际，那批黑人物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。自然，他们可以指使别人去做，但是指使一个老妇去做那样的事，那也太不符合黑社会人物行事的方法了！

于是，这就成了一宗悬案。

而王亭也没有再出现过，他这个人，像是已经在世界上消失了，更像世上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过一样，没有人关心他，他也没有亲人，虽然在实际上，警方、法院、监狱都有过他存在的纪录，证明他曾经在世上，存在了

二十三年，但自那一天起，他消失了。

警方以后也没有再怎么留意这件案子，因为王亭究竟是一个小人物，而且是一个累犯，这件案子，几乎已没有甚么人再记得了。

我讲起王亭的被绑失踪案，是在一个俱乐部中。

这个俱乐部，由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组成，其中有医生、有工程师、有大学教授，也有知名的作家。我是这个俱乐部的特邀会员。

或许，是因为这批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平日的工作太繁忙，生活太乏味，是以他们很喜欢谈天说地，俱乐部也成了他们谈天说地的好地方。可是他们平日的工作、生活，离不开方程式和显微镜，就算聚在一起，也谈不出甚么有趣味的东西来。

是以他们需要我，我一到，俱乐部中就充满了生气，因为我最多离奇曲折、荒诞古怪的故事，讲给他们听，听得他们津津有味。

而我也很乐意有这些朋友，因为他们全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的意见、学识，都是我所钦仰的，我可以在他们的谈话中，获得不少知识。

那一天晚上，幽雅的客厅中，大约有二十个人左右，一位电脑工程师首先提出来：“卫斯理，再讲一件故事我们听听。”

一位着名的女医生扬着眉：“可是，别再讲外太空来的生物了，这样的事，我们听得太多，仿佛地球上只有你一个人，外太空来的高级生物，总是找你，不会找别人！”

我笑了笑：“你们听厌了外太空来的人的故事，那么，我就向你们讲一个发生在地球人身上的故事，他也不是甚么大人物，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，他是一个曾坐过三次牢的罪犯，叫王亭。”

当我讲出了这一段话之后，原来在打桥牌的人停了手，在下棋的人，也转过了椅子来。

于是，我讲了王亭的故事。

当我讲完之后，那女医生问道：“这件事，发生到现在，已有多久了？”

我道：“三年，整整地三年。”

一位教授笑了起来：“这是你自己造出来的故事吧，一个身无分文的劫贼，为甚么会有人去绑他票？真是太滑稽了！”

我道：“决不是我造出来的，而是在事情发生之后，警方的一位负责人，认为这件事太古怪，曾和我谈起过，你们不信，随时可以到警方的档案室中去查旧档案。”

客厅中静了一会，才有人道：“那么，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如何呢？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认为那个老妇人，和另一个中年人……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那位女医生就笑了起来，她的笑声十分爽朗，她一面笑，一再扬着眉，显得神采飞扬。她用笑声打断了我的话头。

她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的推断一定是那两个人，是外星人，他们到了地球，掳走了一个地球人，回去作研究，那个地球人就是王亭！”

我多少有点尴尬，但是我还是坦然承认：“是的，当时我的推断，的确如此！”

那位女医生揶揄地道：“我早就知道，卫斯理的故事，离不开外太空来的人！”

我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：“那么，请问还有甚么更好的解释？”

客厅中又静了下来，那位女医生没有再取笑我，因为事情实在太奇特

了，有谁会去向一个罪犯下手，绑他的票？

过了一会，又有人道：“卫先生，你的故事，有一个漏洞，一个大漏洞。”我向那位先生望去，并向那位先生道：“请指出。”

那位先生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王亭是在银行中，跟着那老妇人走出去的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并不是我故事中有漏洞，而是我忘记说了。这件案件发生之后，王亭的照片，一连几天刊登在报纸上，那位银行的守卫，向警方报告，说他曾见过王亭，当时王亭在银行大堂中，神色十分异样，他曾加以注意，是以记得。”

“那么，”那位先生又问：“银行守卫，也一定记得那位老妇人？”

当那位先生在向我发问的时候，所有的人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，自然是要听取我的回答，可是我还没有开口，突然听得一个角落中，传出了一下低呼声来。

这一下听来像是十分吃惊的低呼声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，我们立时向发出低呼声的那个角落望去，只见那角落处坐着两个人。

我们都认识这两个人，男的是著名的生物学家，他的太太也是，他们两人合撰的科学著作，特别是有关生物的遗传因子、生物细胞内染色体的著作，有着全球性的声誉，非同凡响。

这时，我们看到，这位著名的生物学家，潘仁声博士，正将一杯酒，递给他的太太，他的太太，王慧博士的神色，像是十分慌张，接过酒来，一饮而尽。

有人立时关心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潘太太怎么了？”

潘博士忙道：“没有甚么，她多少有点神经质，或许是卫先生的故事，太紧张了！”

许多人对于潘博士的解释，都满意了，可是我的心中，却存着一个疑问。

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有关王亭的故事，只不过是离奇而已，可以说绝无紧张之处，为甚么潘太太竟会需要喝酒来镇定神经呢？

自然，我只是在心中想了一想，并没有将这个问题提出来。

事实上，我也没有机会将这个疑问提出来，因为潘仁声立时问我：“对了，卫先生，你还没有说出来，那守卫是不是认得那老妇人？”

我又略呆了一呆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心中，好像想到了一些甚么。然而，我所想到的，却又十分难以捉摸，我道：“没有，守卫没有注意到那老妇人，银行中人太多，他不可能每个人都注意的。”

说我故事有漏洞的那位先生又道：“那么，你得承认有很多经过，是你编出来的。”

我笑道：“应该说，是我以推理的方式，将故事连贯起来的。我们知道王亭要做‘买卖’，他自然要在银行中寻求打劫的对象。他结果找到了那老妇人，而在那个小巷子中下手，而从巷口停着车子，有人接应这一点看来，那老妇人显然是早有预谋，特地在银行中引人上钩，我只加了一两句对白，不算过分吧？”

那位先生笑了起来：“算你还能自圆其说，以后，也没有人发现王亭的体？”

我摇着头：“没有，王亭这个人就此消失，这件事，最离奇的地方也就

在这里。事实上，任何人绑走了王亭，都没有用处，各位说是不是？”

大家纷纷点着头，就在这时候，潘仁声博士和他的太太王慧博士站了起来，潘博士道：“对不起，内子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去了。”

这个俱乐部中的集会，通常都不会太晚，潘博士既然准备早退，也没有甚么人表示异议，那位着名的女医生走过去，握了握潘太太的手：“你可能是工作太紧张了，听说你日间除了教务之外，其余的时间，还在帮助你丈夫做特别研究？”

潘太太的神色很不安，她道：“是……是的。”

女医生道，“工作得太辛苦，对健康有妨碍。”

潘博士像是有点不愿意这位女医生再向下讲去，他忙道：“是的，谢谢你的忠告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就扶着他的太太，走了出去。在他们两人走了之后，我们又继续讨论王亭的事情，一个道：“警方已放弃找寻了？”

我道：“警方一直在想找到王亭，可是现在的事实是，找不到。而且，关于那两个和王亭失踪有关的人，也一点音讯都没有。”

那女医生笑着：“这倒真是一件奇怪透顶的事情，这个人到哪里去了？为甚么那两个人，会对一个罪犯下手，将他绑走？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这件奇案的趣味性，也就在这里，我希望各位能够找得出答案来，对不起，我也想告辞了，再见。”

我和各人握着手，从各人的神情上来看，我看到他们对我所讲的，有关王亭失踪的那件事的兴趣很浓厚，他们可能还会讨论下去。

但是我却没有兴趣参加他们的讨论。原因之一，他们全是知名的学者，但是知名的学者，未必具有推理的头脑，他们七嘴八舌地说着，可能一点道理也没有。

原因之二，是因为王亭的事，对他们来说，新鲜得很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却绝不新鲜。

我在获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，曾经花费过不少时间，作过种种的推测，也曾经会见过和王亭有来往的各式人等，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。

王亭的失踪，真可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！

我离开了那建筑物，到了街角，我的车子就停在那里，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，我忽然听得街角处，墙的那边有人道：“嘘，有人来了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本来我是要取钥匙开车门的，但是一听得有人那样说，我立时身形一矮，躲了起来。接着，街角那边，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哪里有甚么人，不过是你心虚！”

听到了那女人的声音，我心中不禁陡然吃了一惊，那是王慧博士的声音，她和她的丈夫才离开俱乐部，他们躲在这里作甚么？

我略略直了直身子，透过车窗向前看去，但是我却无法看得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在街的转角处，我只听得王慧博士又叹了一口气：“仁声，我们怎么办？”

接着，便是潘仁声博士的声音：“骑虎难下，我们的研究，也已到了将近成功的阶段，怎么能放弃？”

王慧博士却苦笑着：“就算成功，研究的结果也不能公布，这又有甚么用处？”

潘仁声博士犹豫了一下：“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提出来，然后再从头作实

验来证明。”

王慧博士没有再出声。

我偷听他们的对话，听到了这里，心中感到疑惑之极，我全然不明白他们在说些甚么，但是总可以肯定一点，那便是这两位科学家，正有着一件事（和他们的研究工作有关），是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。

我正想走过去和他们招呼一下，一辆街车驶了过去，潘仁声夫妇，截住了那辆街车，登上车子，走了。

我进了车子，本来我是准备回家去，但是当我踏下油门的时候，我改变了主意。我一直在想着潘博士夫妇在街角处的对话，我觉得他们两人，好像有了甚么麻烦，而又不便对别人说的。

我和他们夫妇并不能算是太熟，但是我十分敬仰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。当时促使我改变主意的原因，只有三成是为了好奇，其余，我是想跟着他们，看看他们究竟有甚么困难，我是不是可以帮忙。

我不再取道回家，而是跟在前面行驶的那辆街车，一直向前驶去。

第二部：博士夫妇态度奇异

当我跟到了一半的时候，天下起雨来，雨势很大，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

约莫在十五分钟之后，前面那辆街车，在一幢很旧的大房子前，停了下来。

像那样的旧房子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得到，它一共有三层，车子不能直达屋子的大门口，要走上大约三十多级石阶，才能进入屋子。

我看到潘博士夫妇下了车，用手遮着头，向石阶上奔去，他们奔到了门口，停了下来，我一直望着他们，屋子中很黑，好像除了他们之外，整幢屋子再也没有人居住，但是潘博士的动作，却证明屋中是有别人的，因为他并不是取出钥匙来开门，而是按着门铃。

那辆街车已经驶走，雨仍然很密，我和那屋的距离，大约是五十码左右，由于四周围很静，所以我可以听到屋中响起的门铃声。

我的跟踪，到这时为止，可以说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，我也准备回去了。

我将车子缓缓驶向前，一面还抬头望着他们，我看到那幢旧房子之中，亮起了灯光，接着，门就打开，潘博士夫妇，走了进去。

那来开门的人，也将门关上，这一切，全是十分正常的情形。

然而，就在那时，我却陡地踏下了煞车掣。

我虽然踏下了煞车掣，可是在刹那间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甚么忽然要停车这很难解释，我自然是发现了一些甚么不寻常的事，才会突然停下车来的，可是，我停车，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一种自然反应，等到我停下了车子之后，我却有点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
我究竟发现了甚么呢？

那时，雨仍然十分紧，屋子的门已经关上，屋中有灯光透出来，一切都那么平静，那么正常，是甚么使我刚才突如其来地要停车呢？

我双手扶住了驾驶盘，想了好几秒钟，尽量捕捉我停车时的那种奇异的感觉。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之所以停车，是因为我在那一刹间，看到了那个前来开门的男人的身影。那身影，我像是很熟悉。

由于那男人来开门的时候，灯光由屋中透出，所以我只能看到他的身形，至于那男人脸上的轮廓，我不怎么看得清楚。

由于在那一刹间，我感到那个人可能是我的熟人，然而，这时我即使仔细地想，也想不起那人究竟是甚么人。

我没有再停留多久，就一直驾车回到了家中。在归途上，我在想，那来开门的，可能是潘博士的男仆，也可能是潘博士研究工作上的助手，潘博士的家中，有着设备极其完善的实验室，那是人尽皆知的事。那么，这个人可能是我的熟人，也不是甚么奇怪的事。

当时我只是在想，下次再见到潘博士的时候，不妨问问他，那个是甚么人。如果真是我的熟人的话，那么，我就可以在他的身上，了解一下潘博士夫妇的生活，看他们夫妇两人，究竟遭到了甚么麻烦。

我回到了家中，也没有继续再去想那件事。接着，又过了好几天。

一天晚上，我又到了那个俱乐部中，我几乎已经忘记那件事了，直到了俱乐部之中，我顺口问道：“潘博士夫妇没有来？”

一个生物学家应声道：“没有，他们已有好几天没有来了，王博士甚至请了假，不去上课，我想一定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十分紧张之故。”

我顺口应了一声：“是么，做你们这种科学家的仆人，真不容易，你们常常废寝忘餐，晨昏颠倒，真是难伺候。”

那生物学家呆了一呆：“你这样说是甚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我是说，当潘博士他们的仆人，很不容易，他们不是有一个男仆么？”

这时，又有几个人向我围了过来，我的话一出口，有三四个人立时笑了起来，一个道：“卫先生，你可是又在开始甚么故事了？谁都知道他们没有仆人，那一幢大屋子，只是他们两人住着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那或许是我弄错了，不是他们的仆人，是他们的研究助手。”

那生物学家道：“他们的研究工作，一直保守秘密，根本不聘用任何助手！”

我笑了笑，这实在是一个不值得争论的问题，我只是道：“那么，或者是他们的亲戚！”

那生物学家的神情，这时也变得十分古怪，他道：“你那么说，是不是说，他们居住的屋子，除了他们夫妇之外，还有别人？”

那是毫无疑问的事，在几天前，雨夜之中，我曾见过有人替他们开门，所以我道：“是的！”

那生物学家笑了起来：“卫先生，你一定弄错了，在那幢屋子之中，除了他们两夫妇之外，别的仅有生物，就是他们培植的细胞和微生物，或者，还有青蛙和白鼠，但决不会有第三个人！”

我呆了半晌：“只怕你弄错了！”

那生物学家叫了起来：“我怎么会弄错？我是他家的常客，前天，我还曾代表学校，去探问王博士，他们家中，一直只有他们自己！”

我想将我前几天晚上看到的情形讲出来，但是我却没有讲。因为那是

我对潘博士夫妇，毫无理由的跟踪，讲出来自然不是十分好。

如果不是那天在雨夜之中，出来开门的人，使我感到他是一个熟人，因而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的话，那么，我在听得那位生物学家讲得如此肯定之后，我也一定认为是自己弄错了。

但是现在，我却确切地知道，我绝没有错，在潘博士的那幢古老大屋之中，除了他们夫妇之外，还有第三个人！

事情仿佛多少有点神秘的意味在内，我有登门造访他们两夫妇一次的必要。

我当时并没有说甚么，也没有继续和他们讨论这个问题，我又和周围的人，闲谈了几分钟，然后，我藉词走开去，来到了电话旁。

我拨了潘博士家中的电话，坐着，等人来接听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才有人来听，我一听就听出，那是潘博士的声音，我报了自己的姓名，潘博士呆了一呆，他的声音好像有点紧张，他道：“有甚么事，卫先生？”

我忙道：“没有甚么，我在俱乐部，知道王博士没有去上课，特地来问候一下。”

潘博士的话有点期期艾艾：“没有甚么，她只是不过稍为有点不舒服而已。”

我道：“我想来探访两位，现在，我不会耽搁两位太多时间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欢迎？”

潘博士发出“唔”地一声响，在“唔”地一声之后，他好一会不出声。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出，那实在是他不欢迎我去的表示。我自然也听得出，但是我的目的既然是要到他家中去一次，我也不管他是不是欢迎，装出听不懂他的意思：“我在十分钟之内可以来到，至多不过耽搁你十分钟而已。”

潘博士疾声道：“卫先生，我……”

可是我明知他一定要拒绝的，是以，我不等他把话讲完，立时就放下了电话。

我也料到潘博士如果不喜欢我去的话，他可能立时再打电话来拒绝的，是以我一放下电话，立时就离开了俱乐部。当我走出俱乐部门口的时候，我听得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，但是我并不走回去，而是加快脚步，来到了车旁，十分钟后，我已走上石阶了。

无论我怀着甚么目的去探望潘博士夫妇，在表面上而言，我的探访总是善意的。我想，他们的心中，就算再不满意，也不致于将我拒之门外的。

我的猜想不错，当我按铃之后，潘博士来开门，他的脸色很不好看，他道：“我在你放下电话之后，立时打电话，想请你不要来，但是你已经走了！”

我忙道：“应该的，我们既然是朋友，自然得来拜候拜候。”

对于我的这种态度，潘博士显然一点对策也没有，而我也已不等他的邀请，便自顾自向内走去，他倒反而变成跟在我的后面。

他的声调有些急促：“对不起，内人睡了，而我的研究工作又放不下，你是否能……”

我忙道：“那不要紧，你可以一面工作，一面招呼我，或者，我可以作你的助手！”

潘博士终于找到发作的话头了，他的脸色一沉：“你应该知道，我的研究工作，是绝不喜欢有人来打扰的，请你原谅！”

我摊了摊手：“各人有各人的习惯，不要紧，潘博士，你这里真静啊，那么大的屋子，就只有你们两夫妇住着么？”

潘博士显然有点忍受不住了，他不客气地道：“是的，我们喜欢静，对客人的来到，有时很不耐烦，如果没有甚么特别的事……”

他在下逐客令了，我仍然笑着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打扰你了，再见，替我向潘太太问好！”

潘博士点着头，又来到了门口，打开了门，分明是要赶我走了。

我向门口走去，在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，我的心中，迅速地在转着念头。

潘博士不欢迎我到他家中来的态度，明显到了极点，我甚至可以肯定，潘太太一定没有睡着。这种不欢迎人的态度，如果单以不喜欢他的研究工作被人打扰来解释，是说不过去的。

看他的那种神态，自然是说他这屋子之中，有着甚么不愿被人发现的秘密存在，更合理得多！

我立时又想起前几天，雨夜之中，来替他们夫妇两人开门的那个人来。

我觉得，我不应该就那样糊里糊涂地离去，我应该在离去之前，弄清楚我心中的疑问。

是以到了门口，我站定了身子：“你说屋子中，只有你们两个人住吗？”

潘博士的神色，变得十分异样，他的神情看来像是很愤怒，然而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，他那种愤怒，其实是在掩饰他心中的不安。

他大声道：“你这是甚么意思？你是来调查人口的么？”

我笑了笑：“对不起，我只是因为好奇！”

我在说了那句话之后，立时向外走去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潘博士的心中，真有甚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话，他一定会拉住我，不让我走的，因为我的这句话，说得太模两可了。

果然，我才跨出了一步，潘博士便伸手拉住了我，我觉出他的手背在微微发抖。

他道：“你觉得好奇？是甚么使你觉得好奇？”

他的声音很急促，在问完了这个问题之后，他甚至不由自主在喘着气。

我望着他，叹了一口气：“我们总算是好朋友，如果你的心中，有甚么不能解决的麻烦，不妨向我说一说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！”

潘博士的身子，又震动了一下，但是他却立时道：“没有，有甚么麻烦？一点也定有！”

我冷冷地道：“那么，为甚么你明明有一个仆人或者是你的助手，在这屋子之中，你却一口咬定，只有你们两夫妇住在这里？”

潘博士的身子，陡地向后，退出了几步，我摊了摊手：“我看到过这个人，在将近午夜时替你们开过门，他还可能是我的熟人。”

潘博士又后退了几步，这时，他已退进了屋内，而我则在屋外。

看他的神情，我知道我的话，已经使他受了极大的震动。

我在想，就算他不愿意向我说出实情的话，他也一定会向我有所解释的。

但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却全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他突然一伸手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将门关上，等我想伸出手来推住门，不让他将门关上的时候，门已经关上了，我被他关在门外！

我呆了一呆，虽然隔着一度门，然而在门被关上之后，我还是可以听到潘博士发出的急速的喘息声，接着，便是一阵脚步声。

那一阵脚步声使我知道，潘博士一定已经离开了屋子门口，走进去了。

我在门口呆立了片刻，颇有点自讨没趣的感觉。

然而潘博士的态度，却令人起疑：十足像是一个不擅犯罪的人，在犯了罪之后，被人识穿了一样。

他突然之间，将我关在门外，与其说是他的愤怒，那还不如说是他的惊恐，他不敢再面对着我，所以才将门关上。

直到这一刹间，我才将潘博士夫妇和“犯罪”这个名词联想在一起。在这以前，我只不过因为好奇而已。

然而这时，我虽然联想到了这一点，我还是无法想像，像潘博士夫妇那样的著名学者，会有甚么犯罪的行动。

我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好几分钟，才转过身，慢慢走下石级去，当我走到最低的那级石级之际，我又听到了大门打开的声音，接着，便是王慧博士急促的叫声：“卫先生，请你回来。”

我转过身，看到潘博士夫妇，一起站在门口，我三步并作两步，奔了上去。王慧博士的神情很紧张，她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们的研究工作太紧张了，以致不能好好招待客人！”

我微笑着：“只因为是研究工作紧张？”

王慧博士道：“是的，我们现在研究的，是一个人类从来也未曾研究的大课题，卫先生，我向你请求，别打扰我们！”

她那样说，我倒真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我忙道：“我绝对不是来打扰你们的，只是我觉得你们两位，好像有甚么麻烦，是以想来帮助你们！”

王慧博士摇着头：“谢谢你，我们并不需要帮助，只要安静。”

我摊了摊手，道：“好，那么，请原谅我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你们！”

他们两夫妇齐声道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！”

我向他们点头告别，又转身走下石阶，他们立时将门关上，当我走完石级，来到路边的时候，恰一辆警方的巡逻车，缓缓驶过来。

在巡逻车上的一个警官，是我认识的，他看到了我，向我扬了扬手，又向潘博士的旧屋子，指了一指：“来拜访潘博士？”

我顺口道：“是的！”

那警官道：“博士很少客人的。”

我心中陡地一动：“你怎么知道，可是因为你常在这一带巡逻？”

那警官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我立时又道：“那一幢大屋子，就只有他们两夫妇住在里面？”

那警官道：“好像是，我没有见过别的人！”

我向那警官告辞，来到自己的车边，驾车回家，到了家中，我心中的疑惑更多了，我只觉得这对学者夫妇，在他们的屋中，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！

自然，我又想起了那个替他们开门的人来。

潘博士夫妇，似乎竭力要否认那个人的存在，但事实上，我见过那个人，而且，还感觉到那个人，是我的一个熟人！

我苦苦思索着，回忆着我见到那人时一刹间的印象，想记起那是甚么人。但是却没有结果。因为当天晚上下着雨，光线从屋中射出来，“熟人”

的感觉，只不过是刹那间的印象，要我在事后，再去回想那个人究竟是谁，我实在没有法子做得到。

然而，那一刹间“熟人”的印象，却也十分有用。因为如果不是有那种印象的话，我根本不会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。

在这时候，我忽然想起，我可以趁着深夜，偷进他们的住宅中去一看究竟。

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几乎已经要付诸行动了，但是在一转念间，我却又冷静了下来。

我想到，这一切，可能全是潘博士夫妇的私事，任何人都有保持自己私生活不受侵扰的权利，我为甚么一定要去多管闲事呢？

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吁了一口气，心想：“算了吧，人家的事，还是别理会那么多了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天才亮。

我有时候睡得很迟才起身，但是有时，却又起得很早。而每当我早醒的时候，我喜欢到阳台上去，呼吸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。

那天，我自然也不例外，我拉开了门，站在阳台上，那时，天才蒙蒙亮，可是我才站在阳台，就陡地一呆。因为我立时看到，在我家的门口，停着好几辆警车，警员都下了车，一看到我在阳台现身，立时都躲到警车的后面去，看那情形，就像是我的手中，捧着一把机关枪，会向他们发射一样。

我呆了一呆，不知发生了甚么事，但是从那几辆警车，就停在我的门前，和车上的警员，分明是在注视着我的屋子这两点来看，他们一定是冲着我而来的。

正当我在莫名其妙之际，又是一辆警车驶到，那辆警车一到，几个高级警官，一起跳了下来，其中有我欢喜冤家，杰克上校在内。

一看到了杰克上校，我不禁皱了皱眉头，他也来了，可知道事情绝不寻常了，因为普通的案子，绝对不需要像他们那样高级的警务人员出马的。

他们几个人才一下车，也立时在车后躲了起来，到这时候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叫道：“喂，上校，又发生了甚么事？”

我说“又发生了甚么事？”，自然是有理由的，在这以前，有过好几次，杰克上校声势汹汹地要来逮捕我，以为我犯了罪，结果，证明只是他判断错误。而现在，从这种阵仗来看，看来杰克上校，又像在导演着一出喜剧了！

只不过，这出“喜剧”的“场面”，看来比以往几次，都要大得许多。

我大声一叫，杰克还没有回答，房中的白素，倒给我惊醒了，她含含糊糊地问道：“甚么事？”

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杰克带了好几十个警员来，好像我犯了弥天大罪！”

就在我以为事情还很轻松地那样说的时候，杰克上校的想法，显然和我绝不一样，我看到在车后的那些警员，都举起了卡宾枪，对准了在阳台上的我，而从他们身上的臃肿情形看来，他们全穿着避弹衣。

同时，杰克上校的话，也从传音筒中，传了过来，他的话，更令我啼笑皆非。他道：“卫斯理，听着，你的住所已被包围了，快将双手放在头上走出来，限你三分钟之内走出来！”

听得他那样嚷叫着，我真是啼笑皆非，同时，我的心中，也不禁有点恼怒，我大声喝道：“杰克，你究竟在捣甚么鬼？”

杰克仍然躲在车后，却重覆着他刚才的那几句话，白素也披着睡袍，到了阳台上。

白素就是有那么好，平常的女人，一见到这样的阵仗，一定惊惶失措了，但是她出来之后，向下一看，却觉得好笑，道：“怎么一回事，上校先生又发甚么神经？”

这时，杰克上校已在作他的第三次喊话了！白素摊了摊手：“看来，你只好照他的话办事了，不然，他可能会下令施放催泪弹，将你逼出去！”

我皱着眉：“看情形，他不像是在开玩笑，我当然要出去，你立时通知刘律师，请他到警局去，我看有麻烦了！”

白素扬着眉：“你最近做过甚么事？”

我最近做过甚么事，值得警方如此对付我呢？老实说，我完全不知道。

我用开玩笑的口吻道：“我最近将一架飞机，劫到哈瓦那去，换了一箱雪茄回来！”

白素也笑了起来，在笑声中，我离开了阳台，下了楼，走出了大门。

第三部：惊人谋杀案

当我在大门口出现的时候，气氛更来得紧张，杰克大声叫道：“将手放在头上！”

我不禁感到生气，怒道：“杰克，你看到么，我还穿着睡衣，我手上没有任何武器。”

杰克上校总算从警车之后，闪出了身子来，可是他脸上的神情，仍然紧张万分，他道：“谁知道，可能你睡衣的钮扣，就是强烈的小型炸弹！”

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：“杰克，为了甚么？”

杰克一挥手，四五个手持枪械的警员，已向我逼了过来，我自然不会作任何反抗，我向外走去，两个高级警官向我走来，其中一个，扬着手铐。

我立时对那持手铐的高级警官叱道：“走开，就算你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要拘捕我，也决用不到手铐，而且，拘捕我的理由是甚么？”

杰克上校这时也向我走了过来，他将拘捕令扬在我的面前，道：“卫斯理，你涉嫌谋杀一男一女，死者是潘仁声、王慧两个人！”

我呆住了！

这实在是晴天霹雳！

老实说，我是很少受到那样的震动的，但是我这时，真正呆住了！

潘仁声和王慧，他们就是潘博士夫妇，而我涉嫌谋杀他们两人，那也就是说，他们两人已经死了！

直到想到了这里，我紊乱之极的思绪，才顿了一顿，失声道：“潘博士夫妇死了？”

杰克上校站在我的面前，冷冷地道：“自然死了，你以为他们在经过了你那残酷的对待之后，还能够活着么？走吧！”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空气无疑是清凉的，但是我这时，却像是吸进了一团火一样，我苦笑着：“杰克，你知道，我是从来不杀人的！”

杰克上校的态度仍然冰冷：“或许是你的第一次，你失手了。”

我无意义地摇着头：“你弄错了，上校，你完全弄错了！”

杰克上校厉声道：“他们的屋子中有你的指纹，你离开他们的屋子时，一个巡逻警官看见过你。”

我忙道：“是，我认识这位警官，我还曾和那位警官讲过几句话。”

杰克上校又道：“这就够了，当时的时间，是十一点零五分，而法医在检验死者体的结论，是他们两人，死亡的时间是十一时左右。”

我又吸了一口气：“十一时左右，可能是十一时半，那在我离开之后！”

杰克上校不让我再讲下去，他立时冷笑道：“你对我说也没有用，留在法庭上，看看陪审员是不是可以接纳你的话！”

我心中尽避十分恼怒，但是我也知道，在如今的情形下，发怒绝不是办法，我只是冷冷地道：“上校，你想将我送上法庭，已不止一次了，可是每一次都只证明你白费心机，而且给真正的犯罪分子从容的时间逃走！”

当着那么多警官的面，我那样不留余地地说着，这自然使得杰克十分狼狈，他大声吼叫着：“带他上车，快行动！”

我耸了耸：“不必紧张！”

我自动向前走去，在我登上警车的时候，我看到白素站在门口，向我挥着手，她一点也没有紧张的神态，轻松得就像是我和朋友去喝一杯咖啡，聊聊天一样。

我到了警局，连杰克上校也感到很意外，刘律师已经先在警局恭候了。

杰克上校狠狠瞪了刘律师一眼：“案情很严重，疑犯可能不准保释。”

刘律师道：“卫先生是有声望的人，我想检察官接纳我的意见的机会比较多一些。”

杰克又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和他一起进了另一间办公室，我们在警员的严密看守之下，留在杰克上校的办公室之中。

这时，我的心中十分乱。潘博士夫妇遇害了，法医判他们死亡的时间，是在十一时左右。

其实，我并不知道我昨晚和他们分手的时间是几点钟，但是巡逻警官报告的时间是不会错的，那就是十一时零五分。

潘博士夫妇自然不会在十一时之前遇害，因为那时，我还和他们一起。

而法医虽然不能判断出精确的时间来，但是也绝对不致于相差太远。

那也就是说，几乎是我才离开，就有人杀死了潘博士夫妇，从时间的紧密接合来看，凶手几乎不可能由外面来的。

当然，杰克可以根据这一点，而认定在十一点零五分左右离开我的，就是凶手。但是，我却有自己的想法，我自己的想法是：凶手当我在的时候，就在屋子中！

我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推断，凶手就是我曾经见过一次，但是却遇到潘博士夫妇，坚决否认他存在的那个神秘的“熟人”！

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更加混乱了！

因为本来，一个人存在，潘博士夫妇要竭力否认，这已经是够神秘，和够叫人伤脑筋了，更何况，现在又发生了谋杀案，两位国际著名的科学家被谋杀！

除了我，曾在那夜见过他们的屋子中有另一个人之外，其余的人都不知道，我就算将我所见的，所推测的全讲出来，也没有证据支持我的说法。

在杰克上校的办公室中，我等了大约十五分钟，才看到刘律师和杰克

一起走了进来。

杰克的脸色显得很难看，一看到他那种难看的神情，我就知道，如果我睡得着的话，我大可以回去再好好补睡一觉。

果然，刘律师道：“行了，你可以离开，但是你必须接受警方二十四小时不断的监视，同时，每日要向警方正式报到一次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这些，我不准备实行！”

刘律师愕然地望着我，杰克道：“你敢不遵守规定，那是自讨苦吃！”

我笑着：“上校，你完全弄错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从现在起，我要一直和你在一起。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这是一件大案子，而我还知道这件大案子的一些十分古怪的内容。你的心中更明白，你一个人破不了这件案子，而我也一个人破不了，我们必须合作，和以往的许多次合作一样！”

杰克虽然沉着脸，但是我的话，却确实打动了他的心。尤其当我提到“以往多次的合作”的时候，他更是心中有数。

他望了我半晌，才道：“可是，这一次，你是本案的嫌疑人！”

我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就更有理由要参加这项工作，我想你应该知道，我参加，对你来说，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”

杰克搓着手：“可是，可是……警方和疑犯合作，那史无前例！”

我拍了拍他的肩头：“上校，别认定我是疑犯，你心中其实和我一样明白，我没有杀人，你拘捕我，只不过是为了那几个脆弱的证据，我现在回家去换衣服，你到现场去等着我，别让你的手下随便进屋去，你也在门口等我好了，我相信有许多宝贵的线索，一定已经给你破坏了，但是我不希望你们破坏得更多。”

我讲完之后，杰克像是又想甚么，但是我立时又道：“当我们再次见面，我会提供一些极其宝贵的资料给你！”

杰克的话，始终没有再说出来，他目送着我离去，自然同意我的提议了！

我和刘律师一起出去，在例行公事上签了字，对刘律师道：“真对不起，一清早将你吵醒了！”

刘律师道：“难得早起一次，是有好处的，潘博士夫妇被杀的事，早报上没有消息！”

我道：“那自然又是上校的杰作，他是一个典型，有权在手，不弄弄权不过瘾，哪怕他知道没有用，封锁几小时新闻，也是好的。这实在是一种小人物的反应。”

刘律师点着头，他送我回家，白素像是知道我一定可以立时回家一样，为我准备了早点，但是我却没有吃，只是换了衣服，洗了脸，就驾车直驶向潘博士的住所那幢旧得可以的大房子。

当我到达的时候，杰克上校已经在那里了，屋子门口，守着许多警员，我一下车，杰克就向我走来，我和他一起登上石级。

才一进大门，我就呆住了！

地上全是血，血已经凝结了，但是斑斑块块，看来还是怵目惊心！

我呆了一呆，杰克道：“一个夜归的邻居，经过这房子的门口，看到有血自大门的门缝流出来，直流到石阶上，他立时惊呼起来，惊动了其他的人，这才报警的，惊方人员到达后，发现了死者，我才赶到现场。”

我已经看到，就在大门口，地板上，用白粉画着一个简陋的人形，而

在楼梯夫人听到楼下有声音，就赶下来看，而她才一下楼梯，就遇上了伏击，也遇害了。

这两个著名的科学家，在不到十二小时之前，我还和他们在一起，说话、讨论问题，但是现在，他们却已躺在冰冷的殓房里了！

我抬起头来：“凶手的凶杀方法，如此残忍，他可能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！”

杰克上校摇着头：“不见得。”

我忙道：“为甚么？”

杰克道：“我在赶到之后，发现壁炉中有许多纸灰，而我们详细搜查的结果，潘博士一切研究工作的记录都找不到，可能都被烧成灰烬了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杰克上校反对我作出的凶手是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判断，显然并不是意气用事，因为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，断然不会在杀人之后，还将一切文件，全部烧毁的。

而这时，我的心中，又立时生出一个疑问来，为甚么一切文件全都被烧毁，包括潘博士夫妇研究的记录在内？难道他们两人研究工作，对他们的死，有着甚么直接的关系？

那时，我心中十分乱，虽然想到了这一点，但是实在理不出一个头绪来。

我只是问道：“任何文件，都没有留下？”

杰克道：“有的，在潘博士研究室的一张桌上，有着一份案头日历，在四天前那一页，留下了三个字！”

我立时问道：“三个甚么字？”

杰克直视看我：“你的名字，卫斯理！”

我陡地一怔，吸了一口气。

我和潘博士说不上是甚么深交，只不过在那个俱乐部中，经常见见面而已，他为甚么要将我的名字，留在他的案头日历上？而且是在四天之前？四天前，我和他之间，发生过甚么值得他留下我的名字的事？

突然之间，我想起了，四天之前，正是我在俱乐部，讲了有关王亭的事，潘夫人感到不舒服，他们两人突然离去那一天！

但是，这又有甚么重要呢？为甚么他在这一天，留下了我的名字？

我脑中混乱之极地在想着，杰克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，他道：“笔迹专家已经证明，那是潘博士写下的，你的名字！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杰克又道：“我还没有问你，你为甚么要连夜到这里来？”

我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会很详细地告诉你，我相信我将对你说的一切，一定是整件案子的关键所在，但是，我要先看一看整幢屋子！”

杰克道：“这很重要么？”

我道：“是的，你和我一起看。”

杰克这次，表现得很有耐心，或者他知道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案件，必须有我的合作，才能有破案的一天，或许是另有别的想法。

我和他从底层看起，那屋子的确很大，对两个人来说，更是大得异样。

屋子一共有三层，底层是客厅、饭厅、小 客室、厨房，以及另外两间房间，第二层经过改动，是卧房和一间极大的研究室。

卧房和研究室连在一起，可知他们夫妇两人，对于研究工作是如何认

真。

卧房中的一切很整齐，那表示昨晚在我离去之后，他们可能并未进过卧房，也进一步证明，我来的时候，潘博士说他的太太，正在睡觉，是在说谎。他太太是从楼上下来的，当时在做甚么？可能正在研究室中工作。

研究室中有许多仪器、试管，那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完善的生物化学研究室，也一点不凌乱，看不出任何被破坏过的迹象。

在研究室中，有一样东西，吸引了我和杰克两个人的注意，那是一只极大的箱子，箱子里面是一张椅子，箱子外，是附属的一组仪器。我凑近去看了看，大致上认得出，那是控制温度，和供给氧气的，从一组仪表上显示，这箱子之中，温度可以下降到零下四十度。

而这箱子的大小，也足可以坐得下一个人有余，我和杰克都极度的诧异。

但是我们两人，都看不出那箱子究竟有甚么用途来，是以我们谁也没有说甚么。

而屋子的二楼，则是几间空置的房间，堆着不少杂物。本来，我是想在屋中找那个我曾见过的“熟人”的住所的。

因为只要发现有了潘博士夫妇之外，另一个人的住所，那就足以证明我所见过的那个人，的确是存在的了。可是我却失望了。

因为从整幢房子看来，除了潘博士夫妇之外，实在找不出另外有一个人住过的痕迹来。

潘夫人显然是一个十分能干的人物，她不但在学术上有着巨大的成就，而屋子中的一切，她也整理得井井有条。

我们在上了三楼之后，又回到了客厅中，杰克瞪着我，我坐了下来。在那刹那间，我只觉得头部沉重无比，几乎甚么都不愿想。

我只注意到杰克的神色，已越来越不耐烦，他不断在我面前走着，而且步子愈来愈快，那更令我心乱。我正想喝阻他，叫他别再在我的面前，晃来晃去，他已经站定了身子，大声道：“这件血案，一定轰动世界，我不能永远封锁这件事、也不能没有凶手！”
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在那一刹那间，我的确有点发呆，那自然是为了杰克最后的那一句话，或许是案子的被害人实在太重要了，所以令得他有点语无伦次了吧！

我望了他一会，才道：“你那样说是甚么意思？你为了要一个凶手，是不是准备随便找一个无辜的人去顶替呢，请问！”

杰克冷冷地道：“别忘记，直到现在为止，你的嫌疑最大，你仍然要出庭受审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心中在想，以后，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人家的闲事了，理闲事，竟然理出了如此不愉快到了极点的结果来。

我的思绪仍然很乱，但是我还是必要将我如何会来探访潘博士夫妇的原因，以及那天雨夜我跟踪博士前来的经过，向杰克说一遍。

所以，我指着那张椅子：“你坐下，别焦急，我有很多话要和你说。”

杰克有点不大情愿似地坐了下来，而我却不理会他的情绪怎样，我还是将我所知道的、所经历的、所猜疑的，和他详细说了一遍。

杰克这个人，不是全然没有好处的，他虽然对我有偏见，而且在我说话的时候，尽管他心中在不断地骂着，但是他却并不打断我的话头。

他十分用心地听着，直到我说完，他才用一种十分冷淡的语调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有一个神秘人物，别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物的存在，但是实际上，这个人物却和潘博士夫妇，生活在一起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对于‘生活在一起’，或者还有商榷的必要，但这个人，能够在深夜，还替潘博士夫妇开门，那么，他和潘博士夫妇之间的关系，至少应该十分密切！”

杰克立时道：“刚才，我和你都看过了整幢屋子，你和我都知道，除了潘博士夫妇之外，这屋子之中，并没有另一个人住着！”

我点头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但这个人可能不住在这屋子中，但时时和潘博士夫妇来往。”

杰克有点不怀好意地道：“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？”

我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，只好摊了摊手：“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这个人可能是我的一个熟人！”

杰克忽然叹了一口气：“卫斯理，你不要以为我时时和你作对，你要明白我所处的地位，我们两人所处的地位如果掉转来，那么请问你是不是会去追寻一个一点头绪也没有的人？”

杰克的这一番话，倒是讲得十分诚恳，我呆了片刻，才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你说‘一点头绪也没有’，我已经很感谢你了！”

杰克显得十分疲倦地，用手抹了抹脸，显然这件案子给他的精神负担，十分沉重，他道：“是的，我不想和你吵架，不然，我一定说这个人是个子虚乌有的。”

我提高了声音：“事实上，这个人存在的，对了，只要这个人曾在这屋子中生活过，我们一定可以在这间屋子中找到这个人的指纹，我相信这个人留在这屋中的指纹，一定不在少数，只要寻找，我们就一定可以得到十分重大的线索！”

我那样一说，杰克的眼睛，登时亮了起来，他道：“你说得对，事实上，凶案发生之后，我们已经作过指纹的搜寻工作，但只限于体的附近，现在，我们可以在整幢屋子的范围内进行！”

我道：“还有，潘博士夫妇，全是高级知识分子，而人人都知道，他们从事一项十分重要的生物化学上的研究，在实验室中，甚至没有一点记录留下来，这不是很意外么？”

杰克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一点具有文字纪录的纸张都没有，只有那案头日历上……”

我苦笑着，接口道：“我的名字！”

杰克也苦笑了起来。

我已经明白，杰克这一次，和我之间的态度那么好，是他也知道，虽然我成了嫌疑人物，但是我决不可能是杀害潘博士夫妇的凶手之故。

所以我不妨坚持我的意见，我道：“上校，你一定得相信我。我还可以断定，潘博士夫妇，一定是有意在对他人隐瞒我所见过的那个人，我来探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的精神都很紧张！”

杰克叹了一口气：“他们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人呢！究竟为了什么？”

我当然无法回答杰克上校的这个问题，我只好也跟着他叹了一口气。

我站起来：“现在，除了等待在这屋子中，发现那神秘人物的指纹外，我没有甚么事可做了，我们只好等着吧！”

杰克望着我：“就算找到了指纹，你也很难在法庭上取得陪审员的同情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……”

他有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，我却道：“我倒不像你那样悲观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找到了指纹，那么，我们一定能够找到那个人！”

杰克道：“你或者是太乐观了！”

我只好道：“希望不是我太乐观。”

我离开了潘博士夫妇的屋子。事实上，我急于要离开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我脑中太凌乱了，我必须一个人，静静地想一想。

我一直来到了公园，在树荫下坐下来。

我坐着，闭着眼睛，看来是在养神，决不会有甚么人知道我是一个有了极大的麻烦，正在思索如何解脱麻烦的一个人！

第四部：三年前失踪的劫匪

我将事情从头想起：那天晚上，在街角处听到潘博士夫妇的对话。我可以断定，潘博士夫妇一定保持着一个秘密，不愿被他人知道。

而这项秘密，他们两人，虽然保持得很好，可是却也带给他们极大的烦恼，甚至。他们因为这件秘密，而遭到了被人杀害的噩运。

这件秘密，自然和那个神秘的人物有关！

我一向对我自己的推理能力很自负，但是，在潘博士夫妇的这件事上，我却只能得到这些结论，无法再向下想去。因为所知实在太少，任何人都无法自那么少的已知条件中，去推测很多的未知事件。

我在公园中坐了很久，又毫无目的地在公园中走着，在一只养着很多美丽的红鹤的铁笼前，又站了好一会，直到太阳偏西，才离开了公园。

我才回到家中，白素就道：“杰克打过几次电话找你了，他要你立时和他联络，说有了重大的发现。”

我半秒钟也不耽搁，立时向电话走去，听到了杰克的声音，他道：“唉，卫先生还没有回来么？”

我立时道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杰克几乎叫了起来：“太好了，卫斯理，你的推断不错，屋子中，除了潘博士夫妇的指纹之外，还大量发现了另一个人的指纹！”

我道：“可以根据指纹的类型，找到这人的身份么？”

杰克道：“那要感谢电脑资料存储系统，不过，电脑可能出了毛病。”

我立时问道：“甚么意思？”杰克说他找到了另一个人的指纹，又说感谢电脑系统的帮助，那自然已经找出这个人物神秘身份了，但是他却又说可能是电脑系统出了毛病，这样自相矛盾的话，确是令人莫名其妙的。

杰克并未曾立时回答我的问题，在他电话中，苦笑了一下，才道：“那可能有错误，但是……但是电脑系统既然那样告诉我们……”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头，道：“你别再罗苏了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，那指纹属于甚么人？”

杰克上校终于说了出来：“王亭。”

我呆了一呆，一时之间，我也想不起王亭是甚么人来，因为我无论如

何想，也无法将一个突然失踪的劫匪，和潘博士夫妇连在一起的。

所以我在那一刹间，只是疾声问道：“王亭，这个王亭又是甚么人？”

杰克道：“你可还记得，那个劫匪王亭，他跟踪一个从银行出来的老妇人，下手抢劫时，反被那老妇人用枪逼进了一辆汽车，就此失踪了的那个？”

我握着电话，但是我整个人都呆住了！

这个王亭，我自然记得这个王亭。几天之前，我还曾在俱乐部中，将王亭的那件事讲给许多人听，那是一件不可解释的怪事。

这个王亭，他的指纹，怎么会大量出现在潘博士夫妇的住所之中的呢？

在那刹间，我的心中，乱到了极点，但是，许许多多事，也一起涌上了我的心头，这些事，都是我当时未曾加以注意的，但是现在想起来，却都有着特殊的意义。例如，当我说出王亭的故事之际，潘夫人便感到不适，潘博士夫妇提前离去。又例如，潘夫人曾紧张地追问那银行守卫是不是曾留意到那个老妇人，当她这样问的时候，她的神情，也异乎寻常地紧张。

再例如，那天晚上，我跟踪他们回去，看到了有人替他们开门，我当时的印象，只觉得那个人可能是我的熟人，但是我却又无论如何想不起那是甚么人来，现在想起来，也简单得很，那人就是王亭！

因为我并不认识王亭，只不过在以前，杰克和我谈过王亭失踪的事件之后，我感到了兴趣，曾经研究过许多有关王亭的资料，也看过王亭的许多照片，是以对他有深切的印象。

这就是为甚么我自己觉得看到的是一个熟人，但是却又无论如何想不起他是甚么人来的原因！

当杰克说出了王亭的名字之后，我脑中涌上了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乱到了极点，是以并没有出声。杰克在电话那边连声道：“你为甚么不出声，你对这件事，有甚么意见？”

我道：“有一些事，我没有和你说过，那是因为当时我认为这些事和整件事全然无关的缘故，但是现在想起来，却有着重大的关系，电脑没有错！”

杰克的声音之中，充满了疑惑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三年前神秘失踪的王亭，他……”

我的思绪仍然极之紊乱，但是我却又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他就算不是凶手，也必然和整件事有关，快大量复印他的照片，命令所有的警员拘捕他，只要一找到了他，我看，事情离水落石出也不远了！”

杰克并没有立时回答我的问题，他只是不置可否地“嗯嗯”地应着我。

我又道：“上校，照我的话去做，不会错的。我现在，甚至可以肯定，三年之前，劫匪王亭的突然失踪，正是潘博士夫妇的有计划的行动！”

杰克叫了起来，道：“你疯了，潘博士夫妇，为甚么要绑架一个劫匪，并且拘留了他三年之久？”

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上校，现在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所知实在太少，但是，王亭的指纹，既然在潘博士住宅之中大量出现，你难道能够否认，他曾和潘博士夫妇长期生活在一起？”

杰克又呆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好的，我们倾全力去找寻王亭，你准备怎样？”

杰克那一句问话，陡地提醒了我。

我忙道：“行了，警方不必采取行动了！”

杰克声音有点恼怒，他道：“究竟甚么意思？”

我道：“警方大规模去找他，可能会使他藏匿不敢露面，我去找他！”

杰克道：“你怎么找得到他？”

我苦笑着：“我去试一试，你还记得，我曾经详细研究过有关王亭失踪的资料，知道他有多少社会关系，也知道他曾到甚么地方去，我去找他，找到他的机会比警方要多！”

杰克道：“你要小心，如果他已杀了两个人，他不会在乎再杀多一个人的！”

我道：“放心！”

我放下了电话听筒，仍然将手放在电话上，发着怔。潘博士夫妇离奇恐怖的死亡，竟然和三年前神秘失踪的王亭，发生了联系，那实在是我无论如何，意想不到的！

也正因为事情来得实在太突然了，是以我脑中，才乱成一片。

我呆立了一会，立时开始寻找我保存的有关王亭的资料。幸而我有着保全资料的良好习惯，是以当我要找的时候，很快就可以找到。

我花了一小时的时间，将王亭的一切资料，重新看了一遍。

在我重读了王亭的资料后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如果王亭在这三年来，一直和潘博士夫妇生活在一起，那么，出了事之后，他离开了潘博士的住所，最可能便是去找他以前的一个同居妇人。

这个妇人曾和他同居过一个时期，后来虽然分了手，但还时有来往，在王亭神秘失踪之后，警方也曾在这妇人的身上，做过许多的调查工作，但却一无所获。

这个妇人在一家低级酒吧中做吧女那是资料中的记载。事情已过了三年，她是不是还在那家酒吧，我当然不知道。

但是为了要找这个妇人，还是得先从那家低级酒吧开始！

我立时离开了家，因为我实在太需要找到王亭了，不但是为了洗脱我自己杀人的嫌疑，而且，为了弄清楚这一切扑朔迷离的经过。

我在二十分钟之后，走进了那条狭窄的横街。横街的两面，至少有十几家酒吧，酒吧的门口，站满了脸上涂得像戴着面具一样的吧女。

我推开了其中的一家活动门，走了进去，除了喧闹声之外，才一进去时，我几乎甚么也看不见。

我略站了一站，听得有一个女人在问我：“先生，喝酒？”

也许我的样子，不像是这一类酒吧的顾客，是以那询问的声音，听来很生硬。我循声看去，看到在柜台后，一个肥胖的妇人，正看着我。

我走近柜台，在柜台前的高凳上坐了下来：“威士忌，双份，陆玛莉在么？”

那肥妇人起身去斟酒，然后将酒杯重重放在我的面前，望着我，笑道：“居然有人找陆玛莉来陪酒，真是太阳西天出了。”

她咕哝了一句，就大声叫道：“玛莉！”

王亭的这个女人，居然还在，这真令我高兴，可是，那胖妇人叫了两声，走进来一个吧女，向我笑着：“玛莉今晚请假，先生，你要人陪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在我的对面，坐了下来，我忙道：“我有要紧的事，要找陆玛莉，如果你能告诉我，她住在甚么地方……”

我才说到这里，那女人已然蹶起嘴，转过身去。这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，是以我立时拿出一张钞票来，在她的面前，扬了一扬。

那女人立时一伸手，将钞票抢了过去，笑道：“她就住在这里不远，只有两条街”

那女人说了一个地址，然后又向我笑了笑：“不过，你最好别去找她，因为她的一个相好忽然回来了，正和她在一起！”

我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，“她的一个相好”，那除了王亭，还会是甚么人？

我已下了高凳，顺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那女人“格格”笑了起来，“我就和她住在一起，怎么不知道？”

她将我给她的那张钞票，塞进了低领衫中，转身走了开去，我也离开了那家酒吧。

我照那女人所说的地址找去，走上了一道阴暗的楼梯，在一个住宅单位前，过了不一会，蓬头散发的陆玛莉打开了门，望着我。

我认得她，因为我看过她的照片，她哑着声：“找甚么人？”

我先伸出一只脚，顶住了门：“找你，也找你的朋友，王亭！”

陆玛莉的脸色，一下变得十分难看，也就在这时，我听得屋内，传来了“砰”地一下玻璃的碎裂声。我用力一推，推开了门，陆玛莉跌在地上，我冲进了屋子。

才一冲进屋子，我就看到一个人，正要跳窗逃走，那人的一只脚，已然跨出了窗子，我虽然只看到他的背影，但是，我一眼认出他就是王亭。

既然已经看到了王亭，我如何还肯放过他逃走？我大喝道：“王亭！”

一面喝叫，一面我已向前直冲了过去，伸手向他背后的衣服抓，只抓中了他背后的衣服，在他人向外扑去之际，“嗤”地一声响，衣服破裂，我的手中，只抓到了一块布。

紧接着，在陆玛莉的惊叫声中，我听到了“蓬”地一声响，我立时探头向外看去，只见王亭跌在下面的一个铁皮篷顶上，正在向下滚去。

从窗口到那铁皮篷顶，并不是太高，我也立时一耸身，跳了下去，我跌在铁皮篷顶上时，许多人都打开了窗，探头出来看，和大声呼叫着。

我自然不去理会那些住客的惊呼，因为王亭已经滚到了地上，那铁皮顶，是一个卖汽水的摊子用来遮挡太阳的，王亭一落地，就站了起来。

我也就在他站起来的那一刹那间，向下扑了下去，可是我才向下跃去，王亭就捧起了一盘汽水，向我直抛了过来，我被好几瓶汽水，击中了身子，而王亭则已拔脚向前飞奔了出去。

我落地之后，在地上滚了一滚，王亭已快奔到巷口了，如果我再起身追他，一定追不到他，所以我在地上抓起了一瓶汽水，便向前抛了过去。

那瓶汽水，“拍”地一声响，正击中在王亭的小腿弯处，令得王亭的身子，陡地向前仆去。

也就在那一刹那间，我身子疾跃而起，奔到了巷口，在王亭挣扎着，还未曾站起来时，我已经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臂将他提了起来。

王亭也在那时候，大叫了起来：“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有杀人！”

我将他的手臂，扭了过来，扭到了背后，那样，他就无法挣扎了。

我冷冷地望着他：“王亭，不论你有没有杀人，你都得跟我到警局去！”

王亭低下了头，这时，已有不少看热闹的人，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讲着话。

王亭抬起了头来，望着我，忽然叹了一声：“好的，我跟你到警局去，

不过我说的话，一定不会有人相信。”

我不禁呆了一呆，因为王亭的谈吐，十分镇定，而且斯文，绝不像是个劫匪。

我还没有再说甚么，两个警员，已经推开看热闹的人，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仍然扭着王亭，怕他逃走，那两个警员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我就道：“请你们带我去见杰克上校，上校等着要见这个人！”

那两个警员中的一个，竟然认识我，他立时道：“是，卫先生，请你等一等，我们去召警车来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取出了手铐，将王亭的双手铐上，王亭也没有任何挣扎，只是低垂着头，显得十分丧气，神情也极其苍白。

不一会，警车来了，我和王亭一起登上了车子。杰克上校显然早已得到了报告，警车才一驶进警局停下，他就奔了出来，叫道：“卫斯理，你捉到了谁？”

我下车，将王亭也拉了下来，道：“上校，你自己可以看，我们的老朋友来了！”

杰克上校盯着王亭，然后又伸手在我的肩头上拍了拍：“到我的办公室来。”

他转身，亲自押着王亭，向前走去，我跟在他的后面，他在快走到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回头大声吩咐道：“不准任何人来打扰，不论发生了甚么事，都不要来烦我，我有重要的事要处理。”

跟在地身后的几个警官，一起答应着，退了开去，杰克上校在进了办公室之后，又将办公室中的两个职员，也赶了出来。

整间办公室中，只有我、王亭和杰克上校三个人了，杰克上校关好了门，开了录音机，才转过身来，王亭只是木然立着。

我首先开口：“上校，王亭说他没有杀人，而且，他说他讲的话，不会有人相信。”

杰克冷笑着：“当然不会有人相信，他以为他的谎话可以轻易将人骗到，那太天真了！”

当杰克的话出口之际，王亭抬起了头来，口唇掀动了一下，像是想讲些甚么但是他却终于未曾发出声来，而且随即又低下了头去。

在那时候，我也忍不住想说话，可是我却也没有说出口来。

我想表示意见，是因为我觉得上校的态度不是十分对。上校可能是对付狡狴的罪犯，对付得大多了，是以他一上来就认定王亭会编造一套谎话来欺骗警方。而我的看法却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王亭的这件事，和潘博士夫妇之死，可以说是充满了神秘，那是不寻常之极的一件事。

我本来是想将我的意见提出来的，但是，向王亭问口供，是杰克的职责，我不便越俎代庖，而且杰克是一个主观极强的人，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，和他发生任何争执，是以我才忍了下来，没有出声。

杰克已坐了下来，将一枝射灯，对在王亭的身上，他道：“你喜欢站着也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回答我的话。”

王亭不出声，也不坐下，仍然低着头，站着。

杰克道：“姓名？”

王亭仍然低着头，不出声，杰克的耐性，算是好的了，他居然连问了三四遍，才陡地一拍桌子，霍地站了起来，厉声道：“你是甚么意思？”

王亭抬起头来，我从他的脸上，可以看出他的心中，在感到一种极其深切的悲哀，他道：“上校，我认为，应该让我先将我的遭遇说出来，我是一个受害者，你不应该将我当作犯人。”

我一听得王亭那样说法，心中又不禁一动。

那种感觉，和我才捉住他的时候，他讲了几句话之后一样，我总觉得王亭的话，不像是出诸一个惯窃的口中，而像是一个知识分子。杰克冷笑道：“满屋子全是你的指纹，你还要抵赖？”

王亭低着头，在灯光的照射下，他的脸色，更是白得可怕，他道：“我想和卫先生单独谈谈！”

王亭的这个要求，可能伤害了杰克的自尊心，因为在他严厉的责问下，王亭甚么也不肯说，但是他却表示要和我单独谈谈。

是以杰克立时咆哮了起来：“你要说，对我说，你的姓名是王亭，你怎么杀了潘博士夫妇！”

杰克的脸色涨得通红，在王亭的面前，挥舞着他的拳头，但是王亭却像是根本未曾看到一样，在他的脸上，始终带着那种深切的悲哀，一言不发。

我已经看出杰克上校这样问下去，是甚么也问不出来的了，所以，我十分委婉地道：“上校，他要和我单独谈谈，就让我……”

我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杰克已经对着我叫嚷了起来，伸手直指着门口，喝道：“出去，别在这里，阻挠我的讯问工作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由于我无意和杰克发生任何争执，是以我甚么也不说，只是道：“好的，再见。”

在道了“再见”之后，我就走向门口，打开了门，当我出了杰克的办公室之际，我仍然听到杰克在咆哮着。或许是我的心理作用，也或许是杰克的咆哮声真有那么大，当我走出警局的大门时，我仍然好像听到杰克的吼叫声在嗡嗡作响。

未曾找到王亭前，整件事，自然是乱成一团，毫无头绪。但是那时，不论怎样乱，总还有一个希望在，那希望便是，在找到了王亭之后，一切便都可以水落石出，完全明白了。

至现在，王亭已经找到了！

在找到王亭之后，是不是事情已经完结，整块神秘的序幕，都可以揭开了呢？

老实说，当我离开警局的时候，我一点也没有那样的感觉，我只感到，事情更神秘、更复杂了。

首先，王亭甚么也不肯说，这三年来，他究竟在干些甚么？他是如何会在潘博士夫妇的家中的？他何以谈吐斯文，全然不像惯劫犯？他何以在一被我捉住之后，就说他没有杀人？他为甚么肯定他就算照实讲，他的话也不会有人相信？

找到王亭了，可是事情看来，却比以前更加复杂了！

我在回到家中之后，叹了一口气，吩咐白素：“不论甚么事，都别吵醒我，我要睡觉！”

的确，在那时候，我感到了极度的疲倦，一件事，本来以为已大有希望的，但是在忽然之间，发现原来寄托的希望，到头来，竟是一条绝路的话，那真是会使人感到极度疲乏的。

我倒头便睡，白素真的遵照着我的吩咐，不来吵我自然，那是等我睡

醒之后，我才知道的。

我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下午四点钟，醒来之后，仍然觉得昏昏沉沉，头痛欲裂。我在床上的时间虽然久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睡好，我不断作着各种的恶梦。

我用手轻轻敲着额，站了起来，进了浴室，用冷水淋着头。

当我从浴室中出来的时候，白素等在卧室中，道：“从中午到现在，杰克上校已来了四次。”

我陡地一怔：“他现在……”

白素道：“在客厅中等你，看来他好像心中十分烦，不断在走来走去！”

我以最快的速度，穿好了衣服，冲下楼去，杰克一看到了我，就立时迎了上来，我忙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会来找我，而我实在太疲倦了……”

我讲到这里，便没有再讲下去，因为我发现，我实在没有资格说我自己疲倦，杰克的疲倦，显然在我之上，他的双眼之中，布满了红丝，他脸上的那种神情，就像是一个毒瘾极深的人，已有好几个小时未曾注射海洛英一样。

他甚至在讲话的时候，都在微微地喘着气，他道：“那该死的王亭！”

我早知道他来找我，一定是为了王亭的事而来，是以他那样说，倒也没有引起我甚么惊讶，我也没有插嘴，等他说下去。

杰克上校整个人向下倒去，倒在沙发中，可是他才一坐下，立时又跳了起来：“该死的王亭，我一直盘问他到今天中午，他甚么也不肯说！”

我皱着眉：“一句话也没有说？”

杰克“哼”地一声，瞪了我：“我倒宁愿他是一句话也没有说！”

我立时明白了，不禁笑了起来：“可是他仍然坚持要和我单独谈？”

杰克有点狼狈，他搓着手：“是的，真不知道他是甚么意思，为甚么有话不肯和我说，要对你说！”

我道：“上校，道理很简单，那是因为他所说的一切，一定是怪诞神秘得不可思议，他不认为他的话会被任何警方人员接受，所以他宁愿对我说。”

杰克仍然恨声不绝：“那么，你自然会转述他对你说的话？”

我想了一会：“当然会，但是说不说在我，信不信他讲的话却在你。”

杰克又闷哼了一声：“那么，请你到拘留所去！”

我摇着头，道：“不是我不愿意去，但是，我认为将王亭的手铐除去，将他带到我这里来，我和他像朋友一样地谈，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！”

杰克望定了我，过了好半晌，他才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吧，全依你的，我不知倒了甚么楣，你看到今天的报纸没有，为了潘博士的死，好几家报纸在攻击警方，促警方迅速破案。”

我又道：“上校，你别将破案的希望，寄托在王亭的身上，我看这件事十分神秘，其中一定还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曲折在！”

杰克用手拍着茶几：“王亭就是杀人凶手！”

我苦笑着：“我也愿意王亭是凶手，因为我自己也是嫌疑人之一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总得正视现实，先听听王亭如何说！”

杰克道：“如果太相信王亭的话，那可能上他的当。”

我拍着他的肩头：“放心，我和你都不是没有判断力的人！”

杰克没有再说甚么，转身离去。我立时对白素道：“王亭要来，他是一

连串神秘事件的中心人物，而他坚持要单独和我谈一切经过。”

白素微笑着：“你看他会同意我在一起旁听么？”

我道：“他来了之后，我会在书房和他谈话，你先去煮咖啡，只怕我们的谈话会花很长的时间。”

我说着，上了楼，先检查一下隐藏的录音设备，并且准备了一具自动摄影机，使镜头对准了一张椅子，我准备让王亭坐在那张椅子上。

第五部：博士夫妇的研究课题

王亭来得很快，当我准备好了一切之后，我就听到了警车的呜呜声，我走到楼梯的一半时，白素打开了门，王亭和一个警官，站在门口。

王亭迟疑了一下，向内走来，那警官跟在他的后面，我走下去，对那警官道：“我想上校说过，王亭要单独和我谈谈。”

那警官道：“可是，警方要负责看管他。”

我有点不高兴，立时脸一沉：“如果警方不信任我，那么，请你将王亭带回去，要不然，就请你回去，等我和王亭谈完了，自然会和他一起去找杰克上校！”

那警官没有再坚持下去，他只是连声道：“好！！”

而我已请王亭上楼，当我们走上楼梯的时候，我回头看，看到那警官已经走了。

王亭和我一起进了书房，王亭在我事先替他预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我递了一杯咖啡给他，他只是啜着咖啡，一声不出。

我也不去催他，两个人都保持着沉默。足足过了十分钟之久，他才放下杯子：“我没有杀人，我真的没有杀人！”

我道：“你必须将你的遭遇从头至尾讲出来，人家才会相信你没有杀人。”

王亭又开始沉默，我仍然耐着性子等着他，这一次，他沉默得更久。

终于，他叹了一口气：“真的，我实在不知从何处说起才好。”

我提示他：“不妨从头讲起，三年前，当你在那巷子中，着手枪劫，反而被人架走之后，就一直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。”

王亭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警方知道我是被人架走的？”

我道：“是，一个小 在窗口看到了全部过程，警方在那巷子中找到了 一柄刀，刀上有你的指纹，而你却失踪了，这件案子一直是一个谜，杰克上校曾经邀我作过详细的研究，但没有结果。”

王亭苦笑着：“于是你将这件事，当作是神秘故事，在俱乐部中讲出来？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是的，潘博士告诉你的？那晚上潘博士夫妇要离开的时候，我突然意识到会有事发生，所以跟着他们，后来天下雨了，我看到你替他们开门，你和他们生活多久了？”

王亭并不立时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他像是在沉思，过了片刻，才道：“那天晚上回来，潘博士就对我说：‘王亭，居然还有人记得你，今天，就有人在俱乐部讲了你的事。’”

王亭沉思了一会，续道：“那晚潘博士说道：‘那个人叫卫斯理，他专喜欢参与一切奇怪的事，但愿我们的事，不要给他知道才好！’接着，他就在案头日历上，记下了你的名字！”

我苦笑着，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就是日历上的这个名字，几乎使我成了杀人的嫌疑犯！”

听到了“杀人嫌疑犯”五个字之后，王亭又沉默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刚才你问我，和他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和他们在一起足三年了，自从我失踪的一刻起，我就和他们在一起。”

这一点，本来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，但是我自然得将其中的情形，问得更清楚。

这时，我的精神，极其振奋，因为看来，一件悬而未决，充满了神秘性的事，已经快可以有了答案了，看王亭的情形，他显然准备将一切经过告诉我！

我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将你架走的一男一女两人，正是潘博士夫妇？”

王亭苦笑着：“是的，人生真是奇妙，我是一个劫匪，可以随意选择抢劫的对象，如果不是那天在银行大堂中，选中了潘夫人化装的老妇人，我也不会有以后的这些经历了。”

我本来想不打破王亭的话头，可是我的好奇心，使我忍不住口，我道：“潘博士夫妇显然是有意安排使你上钩的，他们的目的是甚么？”

王亭道：“他们安排使一个犯罪者上钩，而我恰便上了钩，因为他们要一个人，曾经犯罪或正在犯罪的人，所以他们才那样做。”

虽然王亭的话，已然说得很有道理，然则我还是不明白，我道：“他们要一个罪犯？”

王亭伸了伸身子：“是的，他们要一个罪犯，一个罪犯意识极重的人，而我正好符合他们的需要，我有许多项抢劫的记录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犯，迟早会在监狱中渡过一生，所以他们那样做，根本不必在良心上觉得有甚么亏负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又问道：“王亭，你以前受过很好的教育？”

王亭愕然地望着我：“没有啊！”

我道：“可是听你现在的谈吐，你好像……”

王亭笑了起来：“别忘记我和潘博士夫妇相处了三年之久，他们两人，全是举世知名的学者，我想我和以前，大不相同了，更何况他们要我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我的身上做实验！”

我不禁吸了一口气，失声道：“用人来做实验？”

王亭的神情却很平淡：“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，我是一个罪犯，就算他们将我来当作实验品，他们在良心上，也不致亏负甚么！”

我正色道：“那是犯罪行为，比起抢劫来，还要严重得多！”

王亭又呆了半晌，才苦笑道：“或许他们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。”

关于王亭被潘博士夫妇架走的经过，我已经知道，我不想在这上面多耽搁时间，所以我直截地问道：“他们做甚么试验？”

王亭的身子，震动了一下，脸上也出现了一种极其古怪的神色来，不消说，潘博士夫妇的试验，在他的身上，造成了一种极大的痛苦，使他如今想起来，犹有余悸，这一点，可以自他的面肉，在不由自主、簌簌地跳动着得到证明。

王亭并不说话，他忽然低下头，头顶向着我，然后，伸手拨开头发，当他拨开头发的时候，我不禁吓了一跳，在他的头盖骨上，有着一圈可怖的伤痕。这种伤痕，只有施行过脑部手术的人才会有，而且，一般来说，就算是动过脑部手术的人，也不会顶门上，留下一圈那样大的疤痕。

从王亭头顶上那圈疤痕看来，就像是他的头盖骨，曾经被整个揭了开来，看了使人不寒而栗！

我立时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王亭抬起了头：“你听说过生吃猴子脑？将猴子的脑盖骨揭起来，猴脑还在跳动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我已经叫了起来，道：“行了，别再说下去了！”当我叫出那一句话之后，我不由自主喘起气来。我绝不是一个胆小的人，也经历过许多古古怪怪的事。但是，我却明白王亭忽然在这时候提起“吃猴子脑”这一回事的意思。

他的意思是说，他的脑盖骨曾被潘博士夫妇揭开来过，而他当时还是活着的，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之极的事。

可是，看王亭的神情，反倒不如我那样激动，他甚至笑着（当然是苦笑）：“潘博士夫妇，他们研究的课题是：‘大脑、小脑结构对人的犯罪意识、行动之影响和操纵’。这是一个大题目！”

我没有出声，因为我回答不出，这个研究题目，自然是一个大题目，但是，用一个活人，将他的头盖骨揭开来，而进行研究……

王亭略顿了一顿之后，又继续道：“他们研究的目的，是想找出支配一个犯罪者的犯罪活动的一种物质，他们起初称之为脑细胞的染色体，后来，又改称为思想储存细胞的变态活动方式。”

我仍然不出声，从王亭的话中听来，他显然已具有极其丰富的这一方面的知识，说不定在潘博士夫妇死了之后，他是这方面的唯一权威了！

王亭又道：“那一天，当我开始有了知觉之后，我只觉得冷得发抖，那是夏天，我不应该感到那样寒冷的，我睁开眼来，看到了潘博士夫妇。”

王亭接着道：“当时，我不知道他们是甚么人，我也无暇去研究他们是甚么人，我发现我被固定在一张冰床上，在我的头上，已有许多电线贴着，潘博士对我说：‘对不起，你是一个罪犯，我们要用你来进行试验，以证明我的理论……’”

王亭说到这里，喘了几口气，才继续讲下去：“当时，我曾经大叫大吵，但是我随即失去了知觉，而等到我又有了知觉之际，那种……那种……”

王亭的身子，突然剧烈地发起抖来，而他的神色又变得如此之苍白，我真怕他会昏过去！

总算好，没有多久，他又恢复了镇定：“我又有了知觉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坐在一只箱子之中的一张椅子上，手脚仍然被固定着。”

我点着头，心怦怦地跳着：“是的，我看到过那只箱子、那张椅子。”

王亭道：“我在那椅子足足坐了两年！”

我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一个人，被固定在一张椅子上，禁锢在一只箱子中，被人当作豚鼠一样，那已经是十分可怕的事了，更何况在那两年之中这个人的头盖骨是被揭开的，他的脑子，暴露在外。

王亭大约也看出了我面色不对，他苦笑了起来，反倒安慰着我：“好在，这一切全都过去了，我再次有了知觉之后，听得潘夫人在叫：‘你看，他醒

了！’潘博士则正在忙碌地工作着，他听得潘夫人的叫声，转过身来望着我，又拿了一面镜子，来到了我的面前，对住了我。”

王亭讲到这里，剧烈地在抖着，一面在发抖，一面将他的双手，不断地在膝头上搓着：“我是世界上唯一，看到自己的头盖骨不在，看到了自己脑子的人！”

我在陡然之间，感到了一股极度的恶心，我站了起来，伸出一只手，作着手势，叫王亭别再向下讲去，一面喘着气。

过了好久，我才渐渐恢复了正常。

照理说，身受的人，应该比我听到这件事的人，更要难以忍受才是，然而这时，王亭看来，却比我镇定得多。

我又坐了下來：“他们那样做的目的是甚么？”

王亭道：“他们研究的目的，是想找出一个人之所以犯罪，是因为犯罪者的脑部组织中，有一种令人犯罪的因子存在，他们就需要一个罪犯，就在这个罪犯的脑中找到这种犯罪因子，再找出遏止它们活动的办法。”

我的情绪，已经平静了很多，等王亭讲到这里，我接口道：“如果他们研究成功了，那么，就可以消灭人类的犯罪行为？虽然他们的手段听来……很令人不自在，但是他们的研究，倒是极其伟大的创举。”

王亭叹了一口气：“空前的创举！”

王亭讲到这里，停了下来，他停了好久，才缓缓地道：“而且，他们已经成功了！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他们已经成功了？”

我之所以吃惊，是不知道王亭何所据而云然，如果说潘博士夫妇他们已经成功了，那么，他们的成功，将影响整个人类，将使人类的历史，从此改写，人类行为之中，再也没有犯罪。

而“犯罪”这件事，从各方面分析起来，形成的原因极之复杂，而且，由于世界各地形势的不同，“犯罪”的标准也大异，在某一个地区，是杀头的大罪，在另一个地区看来，那可能是值得歌颂的英雄行为。

真正消灭了犯罪行为，可以从两方面来看。从好的一方面而言，那就是人再也没有了自私、贪婪的劣根性，而从坏的一方面来看，则是潘博士夫妇已找到了控制人类思想的方法，是以一时之间，我只是张大了口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

王亭显然也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道：“我只在我自身的思想变化而言，说他们已经成功了。当我开始看到自己受到这样的待遇之际，又惊又怕，每天不知盘算着多少方法。来对付他们，可是事实上，我却一点实际行动也施展不出来，因为我被固定在椅子上，一直到两年之后，潘博士才找到了他理论中的那种‘犯罪因子’将联结培养犯罪因子的激素系统截断，自那一刻起，我整个思想，都改观了！”

王亭低下了头，他的声音，听来很和平，他续道：“你或许不相信，自那以后，我完全变了另一个人，我不但不再埋怨他们，而且当他们提及我以前的抢劫、盗窃行为之际，我几乎不相信那是我以前所干的事，在后来的一年中，我成了他们的得力助手！”我沉声道：“你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？”

王亭点头道：“是的。”

我摇着头：“可是，我和杰克上校，在他们的屋子中，却完全找不到你居住的地方。”

王亭道：“那只箱子，那张椅子，就是我睡觉的地方，我必须尽量坐在那张椅子上，接受仪器的测量，记录我脑部活动的情形。”

我呆了半晌，才道：“这听来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，一对胸怀大志的科学家，从理论上认为人之所以犯罪，是由于脑部特殊活动的影响，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个罪犯，解剖他的脑，而他们终于成功了，使这个罪犯，完全变成了好人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帮助他们进行这项空前伟大的研究，听来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就像童话一样，从此他们无忧无虑，快乐地过着日子！”

王亭的嘴唇掀动了一下，他想说话，但是却并没有发出声音来。

我的身子俯向前，瞪住了他：“只不过，可惜得很，王亭，你和我都知道，事实上，故事的结尾，没有那么圆满，而极其悲惨，潘博士夫妇，在一种最原始的狙击中死去。”

王亭的双手捂住了脸，他的声音很低沉，也充满了悲哀，他道：“是的，他们死得实在太惨了。”

我和王亭的谈话，已经到了极其重要的部分了，我故意使自己的语气，听来变得十分平淡，我道：“不是你下的手？”

王亭陡地放下了捂住脸的手，我预期他会现出十分激动的神情来，但是他没有，他只是加深了他的那种深切的悲哀。

他现出十分苦涩的笑容：“我？怎么会？别忘了，我是潘博士夫妇研究成功的典型！”

我立时问道：“那么，惨事又是怎么发生的？”

王亭呆了很久，才道：“在半个月之前，潘博士夫妇，不满意我一个人成功的例子，他们要再找一个人来实验，而这个人，不止是一个小偷，或是一个劫匪，他必须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杀人犯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他们准备去找一个杀人犯，用对付你的办法对付他？”

王亭点了点头。

我苦笑着：“他们简直是玩火！”

王亭叹了一口气：“是的，他们在玩火，我曾竭力反对他们的这个计划，我在最近的一年，等于在实际上参加了他们的研究工作，我获得了不少知识，我知道，潘博士夫妇的每一项工作，都有详细的记录，他不但找出了那种犯罪因子和激素有联系的一种分泌物，而且，还找出了它的分子结构。”

王亭痛苦地摇着头：“可是他们是大科学家，大科学家的想法和普通人不同，他们不会满足于一点成就，而要取得更大的成就。”

我缓慢地道：“于是，他们就去找一个杀人犯？”

王亭又点了点头。

我挺了挺身子：“他们找到了甚么人？”

王亭的声音，听来更悲哀：“他们带来了一个年轻人，不，简直是一个孩子，他只有十五岁。在他们有了这个决定之后，他们就在下等住宅区中流连，找寻目标，那一天，当他们将这个孩子带回来的时候，潘博士对我说，他们遇上了一场械斗，双方各七八个人，用利刀互相砍杀，那种殴斗，如果是在战场上，一定可以获得战斗英雄的称号。”

我没有出声，因为事实上，我对于这种殴斗，一点也不陌生，不但不陌生，每一个生活在大都市中的人，都不会陌生。

王亭续道：“潘博士又说，他亲眼看到那孩子杀死了两个人，他也受了伤，他们两人就将他架回来，那孩子在来到的时候，在半昏迷状态中，潘博

士夫妇连夜替他施行手术，包扎伤口，本来，准备第二天，就像对付我一样对付他的。可是第二天，他却发起烧来。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：“发烧是不适宜动大手术的。”

王亭点着头：“所以，手术延搁了下来，潘博士夫妇一直照应着他，他烧了十多天，他那十多天中，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更多，他问我这里是甚么地方，潘博士夫妇是甚么人，为甚么要将他弄到这里来……”

我吃了一惊，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，你不致于将一切全告诉他了吧！”

王亭苦笑了起来，望着我：“我不应该告诉他的？可是我却全告诉他了！”

我大声叫了起来：“你这个傻瓜！”

王亭继续苦笑：“卫先生，你不能怪我，你想，我经过了他们两位的手术，已经完全没有了犯罪因子，我是一个纯正，绝没有丝毫犯罪观念的人，而说谎是一种罪行，所以我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下来。

而我也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
潘仁声和王慧，他们两个人，创造了一个绝对没有一丝犯罪观念的人，一个这样的人，当然不会撒谎来隐瞒事实，所以王亭将一切全告诉了那个少年！

王亭低下头去：“或许是我的话害了他们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我根本不会说谎话。”

我道：“以后的情形怎样？”

王亭道：“那少年听了我的话后，十分害怕，但是一句话也不说，当天晚上，你来拜访潘博士夫妇，我和那少年在楼上，潘博士夫妇，已经决定在当晚，向那少年进行脑盖揭除手术，潘夫人当你和潘博士在楼下谈话的时候，她正在楼上准备一切。”

王亭继续道：“后来她就下来了，当你走了之后，他们两人一起回到楼上，那少年就发了狂，用一根铁棒，先袭击潘博士，再袭击潘夫人，将他们打死，夺门逃走！”

王亭的声音开始带着一种呜咽，他续道：“我见到出了这样的大事，害怕起来，也逃走了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，只好逃到我以前认识的一个女人那里，而你就找到了我，全部经过，就是那样。”

他在讲完了那一番话之后，停了半晌，又重覆了一句：“全部经过，就是那样。”

我没有出声，我们之间，维持着沉默，又过了好久，他才道：“我知道我的话，是难以使人相信的，我一定被当作杀人的凶手，但是我必须将我的遭遇说出来。卫先生，我要找你说这番话，是因为你听了我的叙述之后，就算不相信，那么，也至少认为有这个可能。如果讲给别人听，别人连这个可能，都不会考虑！”

我苦笑着，王亭的叙述，自然是容易相信的，但是，潘博士夫妇的神秘行动，那张椅子，那么多记录脑部活动的仪器，王亭头部，那么可怕的疤痕，这一切，不会证实了他所说的是事实么？

第六部：成功？失败？

我呆了好一会，才道：“那么，这个少年叫甚么名字？住在甚么地方？”

王亭道：“在我和他相处期间，我曾经问过他，但是他却甚么都不敢说。

我皱着眉：“那么，你当然记得他的样子？”

王亭道：“自然记得，如果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也一定可以认得出他来，他的头发很长，人很瘦……”

我打断了他的话头：“你不必对我说，对警方的素描专家说好了。你的话，我认为必须给杰克上校知道，是由我来覆述，还是你对他说？”

王亭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来：“我再也不想提起那些事了。不管人家信。不信，我都不想再说了，就由你来转述吧。”

我道：“好的，自然，在未曾提到那少年之前，你必须回到拘留所去！”

王亭忽然站了起来，握住了我的手：“如果警方找不到那少年呢？你知道，这样的少年，在城市中，有成千成万，而警方一点线索也没有！”

看看王亭的那种神情，我也感到很难过，我只好十分广泛的话安慰着他，我道：“会找到的，别将警方的能力估计得太低！”

王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松开了我的手，不再说甚么，我来到门口，打开了门，果然，我的估计不错，一辆警车就在我的门外。

而且，在我打开门的时候，杰克上校立时地从车上跳了下来：“怎么样，他向你说了甚么曲折离奇的故事？”

我道：“故事的曲折离奇，在任何小说之上，你当然可以知道，但是你要着人先将王亭押回去，小心看着他，他的情绪很不稳定！”

杰克上校向我走来，他的神情很疑惑，“你的意思是，他不是凶手？”

我很难回答这句话，根据王亭的叙述，当然他不是凶手，不过问题就是在于我是不是完全相信他的叙述而已。

杰克召来了两个警员，和我一起回到了屋子中，我们看着那两个警员将王亭押走，王亭一直低着头，一点表示也没有。

等到王亭走了之后，白素走了过来：“刚才王亭所说的一切，已录了下来，我想你不必覆述了，我们一起听录音带吧！”

对于覆述这件事，我老实说，也觉得十分困难，让杰克听王亭直接讲的，自然也好得多，所以我和杰克，都表示同意。

在接下来的一小时之中，我、白素和杰克，三个人甚么也不说，只是听着自录音机中发出来的声音。杰克听得十分认真，也不作任何评论。

等到录音带放完，杰克立时站了起来，到了电话边，他对着电话下令：“要王亭对素描专家，讲述那个少年的样貌，王亭知道是哪一个少年人，对，立即就进行！”

听得杰克在电话中那样下令，我也绝不觉得意外，因为任何人在听了录音带上，我和王亭的对话之后，都会采取同一步骤的。

但是白素却在杰克放下了电话之后：“上校，你相信了王亭的话？”

我和杰克，立时向白素望了过去，杰克先开口：“你认为有甚么不值得相信的地方？他的头上，的确有着可怕的疤痕，当我发现了他的那个疤痕之后，我曾经请脑科专家来看过，专家说，他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的大手术，也不知道世界上有任何地方，可以有人施行那样惊人的手术。”

我立时接着道：“那就证明王亭的话，可以相信。潘博士夫妇，的确曾

将他的脑盖骨揭开来，将他作为一个试验品！”

白素对于我们两人的话，并不反驳，只是微笑，她道：“或许我不应多口！”

杰克上校道：“别说客气话了，你想到甚么，只管说好了！”

白素道：“我并不是说潘博士夫妇未曾向王亭动过手术，我的意思是，潘博士夫妇的研究工作失败了。”

我和杰克一呆，异口同声地道：“失败了？那是甚么意思？”

白素微笑着：“很简单，目的本来是想找出人脑中的一种被他称为‘犯罪因子’的东西，加以消除，使得一个罪犯，变为一个好人，但是结果它却是使一个小罪犯，变成一个更狡猾、更凶恶的大罪犯。”

杰克笑了起来：“照你那样说，王亭就是杀人凶手？你别忘记，王亭曾和他们一起生活三年之久，他如果要下手，可以用许多方法，不露痕迹，何必要将他们两人打死？那样的行凶方法，正是一般少年犯罪的一贯作风！”

白素仍然微笑着：“如果不是用那样的方法杀死潘博士夫妇，他如何向别人编造有一个少年在潘博士家中的故事呢？”

我立时道：“这样的指责，只是你的想像，不是一种有证据的说法。”

白素道：“我有证据，有事实上和心理上的双重证据。”

杰克大感兴趣，道：“请说。”

白素道：“第一，凶案显然有预谋，看来，凶手的行凶方法，像是猝然冲动之下做出来的，正符合王亭的说法，但是事实上，却有预谋，试问：潘博士夫妇研究的纪录，都到甚么地方去了？为甚么在他们的住所之中，甚么也找不到？”

我和杰克两人，面面相觑，答不上来。这是一个大大的漏洞，我和杰克两人，竟没有想到。

白素下结论道：“自然，证据全被王亭毁灭，我甚至可以推测，潘博士夫妇到后来，已经知道了自己研究工作的失败，他们创造的，并不是一个好人，而是一个更可怕的罪犯，所以才逼得王亭下手的。”

我和杰克两人，更是讲不出话来。

白素侃侃而谈：“王亭将自己形容为一个连谎话也不说的完人，一个这样的人，在凶案发生的时候，就应奋不顾身地去阻止那少年行凶，阻止不了，就应该报警，绝不会逃走，也不会逃到旧日的情妇家中，更不会有人去找他的时候跳窗，和人打架！”

白素的分析，实在是说得再透彻也没有了，杰克猛然地一拍桌子：“这浑蛋！”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我们几乎给他骗了！”

白素很高兴，她道：“你们都接纳了我的意见？还好，潘博士的研究，不致失败到了使王亭成为一个聪明的罪犯！”

杰克转身向门口走去：“谢谢你，我会使他招供，我只要将你的问题问他就行了！”

王亭绝想不到，就在他以为他所编的故事已将我和杰克上校骗到的时候，杰克会突然再次审问他，他开始的时候，自然矢口否认，但是他根本无法解释白素提出来的问题，无法否认那是一件有预谋的事。

当他招供之后，他不断地高叫：“我恨他们，我恨他们，他们将人当作老鼠，我实在恨他们！”

当王亭的高声呼叫，连续了两小时之后，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。

整件事似乎已完结了，但还有一些要交代的，那就是王亭在招供的时候，说出了他将潘博士的一切记录全部毁去了，但是却保留了一本潘夫人的日记。警方根据他的口供，找到了那本日记。

在那本日记之中，有很多记载，和潘博士夫妇的研究工作有关，我选择了十几则，摘要抄在下面，那么，对整件事情的了解，就更加充分。

月日

仁声和我，弄来了一个人，那是一个抢劫犯，正是我们需要的一个，但是，当将那人推进车子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和仁声那样做，也在犯法，我们同样是罪犯，这不是很滑稽么？

回家后，我曾和仁声讨论罪犯的定义，他说：“犯罪的人，脑中一定有犯罪因子，何必找甚么定义？”

我们将这个人麻醉，而且立即由我和仁声，替他进行揭除脑盖的手术。

月日

真叫人兴奋，整个完整的、活生生的大脑和小脑，呈现在我们眼前，人的脑，我们曾担心那人活不下去，可是那人活得很好，甚至醒了过来。当我们不必研究他的时候，用一副玻璃脑盖，代替了他原来的脑盖骨。

月日

仁声疲倦得几乎在工作的时候跌倒，但是我们必须继续下去，我们也不能放弃教职，因为我们的研究是秘密的，还是极其伟大的工作。

月日

我们有了发现，今天，我们有了发现，我们在那人的脑下垂体中找到了一些东西，当我们遏制这一部分组织活动的时候，脑电动记录图就有显著的改变。

经过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，我们终于有了发现。脑电图每个人不同，我和仁声的记录曲线相同，王亭和我们截然不同，我们是高级知识分子，王亭是一个罪犯，只要使王亭的脑电动记录曲线和我们的一样，我们的研究就成功了，王亭就不再是罪犯，今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，今天我们初步证明了，人脑组织中，某些组织和人的思想有关，而思想指导行动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改造人的行动，创造一个和他过去的行为，全然不同的人！

月日

好几天没有睡了，研究工作实在太紧张，所以向学校请了几天假，已不少人知道我们在从事一项新的研究，但是，他们决不知道我们在研究甚么，没有人料得到，我们在研究的，是一个如此大的课题，将震动全世界，改变人类的历史！

月日

今天更值得纪念了，仁声动手割下了王亭脑中的那一小部分组织我们称之为“人脑中的‘犯罪腺’”，王亭显得很平静。从发现“犯罪腺”起到现在，又快有半年了，在这半年之中，王亭的脑活动记录表示，他的思想越来越接近我们，我们估计，在手术之后，我们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脑电动记录曲线，自然，这一点，要等到王亭从麻醉中醒来，脑部活动完全恢复正常之后才知道。

月日

王亭醒过来了，他醒来之后，向我们微笑着，结果几乎是极度圆满的，

我们已接近成功了。成功，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字眼，但自然，我们还得再继续观察很多日子，才能下结论。

月日

今天是第三个值得纪念的日子，我们将王亭自己的头盖骨，还了给他，除了那圈可怕的疤痕之外，他看来完全是一个正常的人，而当头发生长出来之后，就可以遮住那一圈可怕的疤痕了。王亭很合作，我们曾向他解释过我们工作的意义，他可以全盘接受，他进步得真快，他的脑电动记录图，几乎和我们完全一样了，我主张将我们的成功公布出去，但仁声比较审慎，他主张再从行动上观察王亭一个时期，我同意了他的意见。

月日

王亭的表现，实在是无懈可击的，他完全变了另一个人我们所创造的一个新人，他不再是罪犯，他已经脱胎换骨。

月日

今晚在俱乐部中，一个叫卫斯理的人，忽然提起了王亭，那使我震惊得几乎昏了过去。

我们冒雨回来，回到了家中，我甚至仍然在发抖，隔了那么多年，还有人记得王亭和王亭被我们带走的情形，这实在太可怕了。

月日

我们实在已经成功了，一个人脑部的活动，就是思想，思想是无法探索的，但是每一类型不同的思想，都可以由仪器记录，反应出不同的曲线。王亭的电动记录曲线，已和我们一样，我主张立时公布，我们可以叫王亭签一张志愿作我们“实验助手”的证书，那么，我们就可以摆脱卫斯理的追查，我们已经成功了，我们就可以将王亭向全世界的科学界推出去，宣布我们的成功！

王慧博士的日记，我择其重要，转述了十几则，其中，有的只相隔一两天，有的相隔一年多，从这十几则日记之中，至少可以看出事情的一些经过，而且，也证明了我在俱乐部中，提起王亭那件神秘失踪案的时候，潘夫人的确受了极大的震动。

潘夫人的日记，自然有助于我了解整个事实的真相：可是有一点，却出乎意料之外。

因为我、杰克和白素的最后结论是，潘博士夫妇失败了，所以王亭非但没有被他们的研究工作创造为一个好人，而且成了更凶恶的犯罪分子。

但是，在潘夫人的日记之中，潘夫人却一再强调他们的研究工作成功。

这很难使人明白，如果他们的研究工作成功，那么，王亭何以从一个普通的抢劫犯，而变成了一个如此深谋远虑的杀人凶手？

我不明白那是为了甚么，而潘夫人的日记中，又不可能为她的失败作掩饰，她在日记中，将他们如何获得成功的经过，记述得相当详细。

当我看了潘夫人的日记之后，我没有结论，杰克看了之后，也没有结论。

我向杰克上校情商，将潘夫人的日记带了回来，让白素也看看，因为首先发现王亭对我们说谎的是白素，她或许可以在潘夫人的日记之中，看出一些甚么来的。

当晚，白素就在灯下，一口气将日记看完。

第二天我起身的时候，她睡着了，我只在床上，看到她写的一张字

条，那字条上是写着一句话：“他们失败了。”

看了那句话，我心头的疑惑更甚，潘博士夫妇的研究是成功的，这一点，已是无可置疑的了，在潘夫人的日记中，有着那么明确的记载，何以白素还说他们的工作是失败的呢？

我想叫白素来问，但是看她睡得那么沉，所以没有叫她，只好心中纳闷。

一直到了中午，白素才醒来，我一听到卧室中的声响，就冲了进去，白素还在伸着懒腰，道：“你看到我留下的结论了！”

我道：“看到了，我正在等着你的解释！”

白素笑了一下：“那至少得等我洗了脸！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好啊，要卖卖关子？”

白素没有说甚么，我又等了她十分钟，她自浴室中出来，我们一起坐在阳台上。

白素道：“我说他们失败，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而言的，在他们的立场而言，他们成功了。或者说，潘博士夫妇自以为成功了！”

我有点不明白，望着她：“这又是甚么意思？”

白素忽然将话题，岔了开去：“在这世界上，真有好人、坏人之分么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：“当然是有的，而且每一个人的脑部活动，如果真的通过仪器的记录，也的确可以展示不同的曲线。”

白素点着头：“确定这一点：假定好人和坏人的脑电动记录有很大的差异，王亭是犯罪分子，当潘博士夫妇开始记录他的脑部活动之际，和他们自己大不相同，但当他们自以为成功之际，王亭和他们的思想活动，几乎相同，是不是？”

我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所以他们成功了！”

白素望着阳台下的草地：“问题就在于：潘博士夫妇是不是好人？他们的脑电动曲线，是不是好人的记录曲线？”

我呆住了，我未曾想到这一点！

潘博士夫妇，一直将王亭的脑电动记录，和他们自己的作比较，结果几乎相同，他们就认为成功了。而他们的目的，是要将王亭的犯罪思想去掉，成为一个好人。他们要创造一个新的、没有犯罪思想的人，而这种人，是以他们自己作为蓝本的。

可是他们自己，是怎样的一类人呢？他们计划周密，使得一个抢匪上了他们的钩，成为他们的实验品，他们利用活人来作研究，他们的野心大到要改造整个人类，要改写人类的历史，他们算是甚么类型的人呢？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事情实在已经很明白了，潘博士夫妇，的确是成功了。他们将一个普通的抢劫犯，改造成为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：深谋远虑、残忍、不顾一切后果、野心极大的人这个人，就是现在的王亭。所以，王亭才作了那么周密的布置，将潘博士夫妇杀死了。

看来，只怕潘博士夫妇至死还想不到这一点，他们绝想不到，他们想要创造一个好人，可是结果，创造出来的人和他们一样！

我缓缓吁着气，虽然我没有说甚么，但是白素在我的神情上，已经完全可以想到，我已经将所有的事，全然想通了！

白素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其实一点也不意外，不论是甚么人，当他想到要改造他人思想的时候，总是以他自己的思想活动作为典范，要人人都

变得和他一样，单就这一点而论，其意念已经极其可鄙，远比抢他人财物，伤害他人身体为甚！”

我仍然没有说甚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要改造他人的思想，控制他人的思想，那毫无疑问是一种犯罪行为，这种犯罪行为，自然比抢劫、伤人，来得严重得多！

草地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很灿烂，我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心头极其沉重。

我没有再去见王亭，因为我再也不想去想这件事，整件事，实在太丑恶。

事情本来是结束的了，但是还有一点小小的意外。王亭在审讯中，竭力替他自己辩护，说他是先被禁锢，然后在逃出来的时候，受了阻挠，是以才失手杀人的。可是结果，他仍然被判死刑。

在他死刑被执行之后的第二天，杰克上校打了一个电话给我，道：“王亭在临刑之前，有一封信给你，你是自己来拿，还是我派人送来给你？”

我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信很长么？”

杰克上校道：“不，只不过是一张便条。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请你在电话里念给我听好了。”

杰克道：“好的，请你听着：卫先生，我无辜，任何人在受了我这样的遭遇之后，都会做出比我的行为更可怕万倍的事情来，是你使我走进煤气室的。”

我听到这里，不禁“哼”地一声：“这算甚么意思，他还想向我报仇？”

杰克笑了一下：“你听下去：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来的计画，我原来的计画是，继续他们的研究，那真是可以创造一个思想完全不同的人，可是，这种伟大的创造，却叫你破坏了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这家伙，真可以说至死不悟！”

杰克也跟着我叹了一口气，我当然没有任何负疚，只是感叹于潘博士夫妇的遗毒之深而已。

（全文完）

